閩海紀畧

閩海紀畧二卷 不著撰人名氏 南疆逸史凡例云陳庵思閩海見聞紀畧曹記粵警圖李考山考未知即庵思所撰否

辛巳立冬日閩山手志

閩海紀畧

乙酉弘光元年

是閏六月，唐王即位於福州，改元隆武。

初，唐藩統兵勤王，以擅離南(防)錮高牆，會赦之南都，請曾伯駐師京口，遇逅相識。及南都失守，靖南伯回師至浙，接于江口，相逢，遂不入閩。南安伯与諸大臣會議監國，靖曾伯同請正位，以壓衆心。閩六月十五，唐王即皇帝位，改福州為天興府，布政司為大內，大赦。以漢光武亦以乙酉夏六月即位，故改元隆武。四方縉紳多歸之。

封安南伯為平虜侯，靖虜伯為定虜侯，旋封平定二國公。

平公，姓鄭氏，名芝龍，字飛黃，南安石井巡司人也。兄弟四，長平公，次芝虎，三定公，名鴻逵，四澄濟伯芝豹。平公少年時，赳

家海上崇禎元年戊辰歸投遊擊、平海寇紅夷、累功陞總兵、
鎮福建、甲申之變、福王即位南京、封南安伯、定公、封靖番伯
至是唐王立、敘翊戴功、晉封為侯旋
以平虜侯為平國公、平掌兵事、

賜平公子國姓、名成功、封忠孝伯、
平公長子、原名森、字大木、天啟甲子年七月十四日、生于日本、
[illegible]後遣人取回、方七歲、有大志、讀書穎敏不群、年十五補南
安學子員、食餼、省試有術士視之、驚曰、公王侯骨相、殆非科
目中人、時方銳志場屋、不以為然、及隆武立、召見、奇其狀貌、
賜國姓、及今
名、封忠孝伯

丙戌隆武二年
秋九月、清貝勒入閩、誘挾平國公入京、

時朝政戰守事宜皆出乎公常與武臣齟齬兵餉日匱繼閩我瑭信急決計南歸于是各關守將皆言缺餉盡撤兵回清兵從容由建由汀由福安分道入閩各處無一防禦八月至延平隆武幸汀將入贛詰旦將朝聞清兵陡至倉皇乘馬而奔不知蹤跡或曰死于亂軍或曰為僧而遁所擄獲至福州斬之者異止九月清兵至泉州平公家在安平引遁于海貝勒馳書招之書略曰吾所以重將軍者以將軍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為必竭其力盡不勝矣則擇明而事乘時建功此豪傑事也只兩粵未訴欲見將軍者啟商地方人才故之平公得書大喜遂送款臨行國姓力諫弗聽見貝勒置酒甚歡思夜半拔營挾平公北去將士悵望而已

丁亥永曆元年

國姓招討大將軍起兵

初平公撫兵而南家諭國住速歸不從曰父教子忠未聞父教子虜及平公北行欲与洪見貝勒定公陰令逸去乃謀舉義時兵將械船百無一淌遂往南粵召募識者知其可與圖大事咸歸心焉丁亥永曆元年即清順治四年自南粵回閩永曆即位粵西遣本丕況搞招討大將軍罪臣以廈門先為建國公鄭彩与弟定遠侯鄭聯所據移泊鼓浪與訓練七月以洪政陳輝為左右先鋒楊才張進為親丁鎮郭新余寬為左右鎮林習山為樓船鎮會建國兄弟招討將軍楊耿等入海澄破九都城數日援兵至洪政中流矢死諸軍回島以圖後舉

秋

八月定公攻泉州

定公自平公解兵投清尚擁甲兵八月率所部進取泉州閩姓引兵會之列營桃花山清提督趙國佐鎮泉州易輕視之二十八日率騎數百直衝營壘張進楊才迎戰定公遣林順等夾擊大破之進至城下九月三日攻城別遣水師破溜石

砲城，殺泰將解應龍，軍聲大振，泉紳鄭必昌子啟內應，圍佐拔之，賊其家，弁蔡原闖部黃景盼，圍佐粮，賊嚴守，多殺戮，泉民日夜不敢寧息，漳州副將王進率兵來援，圍解。

戊子永曆二年

春閏三月，賊陷同安

引兵進取同安，守將步騎同孔都氏，大小盈嶺店頭拒戰，同安兵齊潰，退至縣圍之，守將黃郎、知縣張効齡夜棄城遁，以劉興雲知縣事。

秋八月，清破同安，知縣葉翼雲、守將丘晉、林壯猷、教諭陳鼎等死之，屠其城。

月去年攻泉州、所在蓬起、淆之號令、惟全郡城外而止、七月
三部院撫師至義兵皆聚屠丘晉林征敵全軍沒為知縣葉
冀雲散詢陳尚旨紀之屠其城、未破時入
心惶、先是同安有血成溝之識、至是果駿
同安有諸生緯號與魚善術數者回見羅溪山中所鑄生
閣鼎若先以揭紙三觀威諸生取視之有王鍬尾死半途
同安血成滿嘉年並入種安海成平浦消生讀異陳然奔
司果至小盈類下退兵而死初閩姓以斷人種滿斷人掌
所將者皆衛手掌杖回以應之其後敗安平鎮城破廈門
廈門王名嘉半語皆驗
廈門郡中左所
屬同安嘉平里

己丑永曆三年

攻漳浦、取之

自同安敗後乃往銅山哥募兵以施琅楊才黃廷柯宸樞康明琅英等攻漳浦守將王起俸降遂下雲霄鎮抵詔安移之分水關南內留黃廷柯宸樞守盤陀嶺清兵進攻盤陀柯宸樞兄弟死之宸樞係　科武舉

庚寅永曆四年

往潮州

先是年全粵俱未承永曆年號王兄隱在橫羅守潮者新泰伯郝尚久亦自定公入援揭陽兩家雖未正翔各按劍潮人黃海如陳斌先爲巨寇主足引國姓入潮遂入南洋勦許隆楊奕宗淩達遼誅獨禮勤新墟金田等寨平之

夏六月擊蘇利

蘇利在碣石衛引兵攻之不克利後自撥清討殺之

秋八月、斥鄭聯軍、
時兩島向為建國兄弟所據、其北將鄭空恣肆、國姓發與閩
剝等謀襲之曰兩島各家上之渠兄弟虎踞橫行、天不道、苟
揭揚帆、中秋定、抵廈門、定遠侯鄭聯、出醉臥萬石岩、語朝酒
醒登舟謁見、握拜甚歡、國姓慰諭之、曰兄能以一軍相假矣
聯曰敢不惟命、先嚴部署、舉號砲、諸軍爭先過船聯衆不款
動未戢、邀聯宴萬石巖、益嶽而嚴、陰伏甲士清敢之時聯兵
衆船眞尚趙國姓將主其兄期剎議全軍出避不從援不鼓
倚遂及于難、鄭彩率哥都航海而南觀泊數我兵衆里散丹
桿損壞不敢歸國姓以吉招之、彩得養吉日令不縣援
無期矣遂回廈門國姓善待之、逐卒于家

辛卯永曆五年

春二月、清巡撫張學聖、遣泉鎮馬得功、襲島、

已并鄭聯軍、以鄭芝莞守廈門、率舟師南下、次平海衛、閩撫張學聖、按泉安、令泉鎮馬得功乘虛襲島、時定公棄揭陽回師、未至、芝莞無守禦、得功先遣數十騎渡五通登岸、兵民望見、皆奔、眾遂入島、泉閣部曾櫻自縊死、張學聖及興泉道黃澍登山望島外、悲海外江洋萬頃、撫然曰、此絕地之設、有緩急、發兵豈能飛渡耶、先引同不數日、定公至、得功欲逮不得返、乃遣人謂定公曰、吾不得出、島上人民必不能保全、公眷屬皆在安平內地、毋乃不便歟、定公以為然、又不期國姓之猝來也、從其同四月一日、國姓至、得功已離島二日矣、大悔恨、按失島罪、殺鄭芝莞、芝莞、國姓叔也、諸將股慄、定公退泊白沙、築寨居之、

擊左先鋒施琅

施琅、晉江人也、屢有戰功、拔左先鋒、領標兵、逃在國姓左右、琅擒之、馳令勿殺、至已斬矣、大怒、擊之、逮其家、琅乘間遁去、

突渡安平、國姓殺其叔父并其弟捷勍左鎮施顯
後俱歸于清、鎮同安、陞為水師提督靖海將軍

夏五月、入漳州南溪、

自同安之後申嚴紀律兵聲復大振率衆
入漳州南溪、鎮將王邦俊迎戰大破之

冬十二月、敗清提督楊名高于小盈嶺

清提督楊名高、自福州率步騎入漳應援迎戰小盈嶺、名高
大敗、僅以身免、乘勝、圍漳浦、守將楊世臣、陳光策等降

壬辰永曆六年

春正月、渡海澄、

進取海澄、是日潮漲、舟達城下、守將郝文興以城降授文興
為左都督、以壬午舉人鄭維璟己卯舉人林其昌丙戌舉人

洞達世先
後知勝負

三月大敗清陳部院于江東橋北、

陳部院錦、先平引兵破同安、有咸望、率師來援、乃簡精銳、列
營江東橋北、大夫嗣將之陳林于同安之次、意甚輕視、及戰
大賊奔回泉州之凡、陳軍于鳳里山、為其下傳成擒、解斬來
歸、以奴殺主、大逆、賴有功、除令殺之

夏六月圍漳州

道周漳州、浙鎮馬逢知原名進寶、號金衢、馬率兵來、援、縱其
入城、教日、遣知出戰、揮兵迎擊、逐知兵潰、援退守、埤外援、既
說、益危、登諸軍百道攻城、晝夜不休、城中急力、堵堅、不能克、
眾漳三十里、有鎖門、而山夾岸、築斷激水灌城、或援列柵
圍之城中升米銀數兩、人相食、死者相枕藉、解圍後署漳守
道周亮工、收枯骨七十三萬餘、焚瘞一大穴、碑曰同歸所、其

餘拾不盡
者不可紀

冬十月戰于古縣敗績

漳郡被圍中外隔絕清遣金固山率兵赴援九月至漳督勢甚銳時久須堅城師以糧盡衆與戰忘十月十三日退迴古縣迎戰敗績

退守海澄

癸巳永曆七年

夏五月清攻海澄不克而還

金固山既解漳圍乃進攻海澄郭外寨為平地國姓鼓厲將士親立雉堞督架與諸將敵樓飲酒指揮自若忽一夕聞空砲發王秀奇胡文興是欲臨城也勒兵持斧以候令司鼓立聲斫須臾清兵盡銳渡海大呼登城舉斧斫之先登者悉填

蒙無一生還全閩山迪交拔闔戚守益固矣

秋九月，攻潮州，旋引還

清兵攻潮州，郝尚久因郝文興之師，遣陳六御率兵進援，尚久疑俱不敢開城納兵，未致潮城破，乃攻鴟汀與等寨，引還

甲午永曆八年

春二月，清遣官議撫

初平公在泉，李德回，勸就撫，賜許之，清遂封平公同安侯，遣鄭賈二員賫詔，及海澄公印勅書，封定公奉化伯，澄濟左都督，國姓主安平，宴鄭賈，辯以未有安插之方，不受敕采，鄭賈同京捐餉福興漳泉，十月，清遣葉阿二滿員來，令削髮登岸，不從，葉阿馳回京，遂置同安侯于高墻，戍澄濟伯寗古塔

誅援勦前鎮黄大振

大振、丹化人、初從黄斌卿、丶死、未歸、累陞援勦前鎮、至是往丹化措餉名豢衆至數千人、多不法、有讒諺、遂覲往海澄召大振軍前計之事、執之以歸、賜死、欽鵰不旗綾殺之以戮、以徇其衆

設六官

以壬午舉人潘庚昌為吏戶官、丙戌舉人陳寶鑰為禮官、世職張光啟為兵官、人都督程應璠為刑官、丙戌舉人馮澄世為工官、改中左所為思明州、以鄭省知州事、時監國魯王、及瀘溪寧靖等宗室皆厚贍之、禮待鄉紳王忠孝、沈佺期、郭貞一、盧若騰、辜朝薦、徐孚遠等、有軍國大事、輒以相諮、考、諸生有學問者、入備顧領、先、是永曆欲開科、粵兩諸生赴科舉、皆給花紅路費銀兩、呈工衣冠濟濟、粗有太平景象、

誅鉤鎮賀愷

初起兵時，告軍資不足，賀愷原充户椽，受為鉤鎮，措餉漳泉沿海，恣聽科索，愷少有才，日見親幸，剝剝不堪，怨聲載道，遂收殺之，式司賀愷號鉤之說，不利平公，操故用事誅之

冬十二月，入漳州

漳守將以郡城到澄，十月晦日自島入澄，未夜嚴部署，諸將未知郡指，四更直抵漳郡，守將開門迎納入城，兵不血刃，于是守將朴世用、魏標、魏其志、知府房星燁、知縣周變李奇生、范道等皆降，屬邑悉附，泉州屬縣望風而潰，獨副將韓尚亮守泉郡

乙未永曆九年

春正月、陷仙遊縣

時諸將分地搶餉、甘輝知撫事不濟、遂攻仙遊縣、開地道入之、屠掠殘無遺類、引還

夏五月、遣忠振伯洪旭北鎮陳六御督舟師北征

陳六御等揚帆進取舟山、守將巴臣興舉軍降、明臣興同恩明以六御守舟山、後為清兵攻破、死之。六御、陳謙之子也、洪旭等攻溫台等處、台州鎮馬信、寧波鎮張孫德出降、空其城而歸

六月、墮安平鎮、繼毀漳郡及泉屬縣城、

安平鎮距泉州五十里、平公置第其中、洋舶直通城外、人烟紫華、勝于他郡、清貝子統兵入閩、將至、乃墮安平鎮城、續懷漳郡、及泉屬惠安、南安同安、各縣城、斂兵回島

冬十二月，清貝子入閩。

貝子至泉，遣人賫諭至思明招降，藩約後務丞擕書兩姓答之。

丙申永曆十年

春三月，清舟師出泉州，遭風引還。

貝子調泉州水師次兩島，遣林順、陳澤等駕船砲出擊之。未至，北船先為颶風所驟，多登岸而遁，擄千餘人至金門，獲之，斷手掌割耳鼻放回，蓋欲厭嘉年斷人種之截也。斷掌放回自此始。是役，清別遣兵攻白沙寨，不克而還。

夏五月，誅左先鋒蘇茂。

蘇茂原為施琅副將，因補其任。茂丞縱琅逸脫，後露其跡。又同黃廷入揭陽失利，引軍還，遂按軍法誅之，仍責前衝鎮黃

梧倘償城甲自効

六月，前衛黃梧以海澄降清，封海澄公。

海澄備蓄糧草器械不可勝計，以左提督王秀奇統黃梧、蘇明等守之。明，蘇茂常之，貝子入閩，漳泉屬邑皆下，獨海澄未設，多方誘降，違調剿，可出計。事前衛鎮黃梧以揭海失利，戴罪，蘇明亦以其兄被殺，遂樂成降于貝子。清以海澄公爵梧，調蘇明入京為內大臣，以其母尚在海也。翊黃梧獻平海策，請族鄭氏祖墳，斛求親黨，沒五商及儂海等事，漳泉民苦益甚矣。

秋七月，破閩安鎮。

貝子重兵在漳，議率衆北向，以肆之，亢期解纜，黃梧忽以海澄降清，國姓曰：吾欲圖大，豈以澄邑阻事？遂令諸軍揚帆進。

攻閩安鎮，下迫省會，震動。時王進緣事在獄，清背擄出之，使
修守具，堅攻不利，誠于心，咨以陳武等戍之。

冬十月，禮官陳寶鑰投清。
寶鑰常懼得罪，至是將北向，說精同思明修船，遂舉家入泉
州投清，以為貴州通判，補江南。以蕭明春為禮官，代寶鑰。
同年舉人後亦投清，補睢陳道。

丁酉永曆十一年

春三月，定國公病死金門。
初，定公中崇禎庚午武科，為津撫鄭宗周坐營，轉隸都督同
應龍麾下。登萊之役，應龍失機，遂繫天津獄，後得釋，援與同
撫張廷拱大事。未幾，以兄平紅夷功，稍蔭錦衣衛掌印千戶。
中庚辰科武進士，故事，敕衛射策武甲科加三級，進都指揮

使、癸未授副總兵、甲申、李自成破京城、弘光即位南都、檄守米石、以左軍都督掛鎮海將軍印、擊破高傑、拘天祿、封靖卤伯、乙酉閩都失守、引同迎唐王入閩、主之、封定卤侯、晉定國公、丙戌清兵入閩、平公北去、乃與國姓舉義、攻泉、入潮、幸卯退泊白沙、集寨君之、君曰華覺、患足疾、構國亭、迎沼夜木、放吟度毋崖殺司娛清兵攻句汎不克、移岩金門養病、至是病腔卒、年四十五、三月于八日也、子羅基、亦隆武賜國姓、人稱小國姓、討小國姓在北、閣之、回簋

甘輝擊斬滿將阿克褰

清後閩安鎮、諸將引回、陳斌孤軍守平心塔、不得出、清遣人招降至福州、殺之、盡番其軍、時甘輝等自北回攻寧德縣、滿將阿克褰率兵來援、克褰驍勇、為殘果劍步戰、為甘輝所殺

戊戌永曆十二年

舉兵向浙江

議欲大舉直取南京。諸將曰、南京地遠城堅、非數萬人不可、不如就近攻取為得計。國姓曰、入據長江、則江南半壁皆吾業中物矣。以黃廷為前提督、洪旭為兵官、鄭泰為戶官、居守厦門。自率中提督甘輝、後提督萬禮、武衛林勝、統領余新、先衛左鎮闌奎、水陸甲士五萬、號十萬、揚帆北行、入浙江、攻陷樂清等縣、將進長江、船次羊山、為暴風覆舟、沒數千餘人、退泊舟山、整頓舟楫、以圖後舉。諸將勸回島、不從。

己亥永曆十三年

冊封延平王

永曆行在粵西、年〻修表、間道不絕、至是遣周金湯賫金詔、從廣東龍文航海至思明、封延平王、諸將陞擢有差、時舉兵

江南、及回、乃稱招討大將軍、不受王爵

六月、破瓜洲、下鎮江

公鎮沿邊設兵置砲、六月、南風盛發、鼓桴而進、遂破瓜洲、柯閣檑子柯平時在軍前監紀、以為瓜洲同知、瓜洲既破、清管提督米探江、統兵迎戰、兩軍未交、周全斌率所部先登陷陣、諸軍繼之、清兵大潰、擒米探江、仍縱之北去、管提督遁回鎮江不守、是役因姓以全斌違令先勦、將從之、諸將力請、乃免、于吳全斌帶湯守鎮江

秋七月、圍南京、不克、引還

公鎮已破、進圍金陵、江浙郡縣、望風頹附、江北遠首獻款、京師震動、金陵週圍百餘里、孫軍深入、又狃江上之捷、謂可唾手得也、未幾、余新一軍為梁化鳳所破、諸軍奔潰、赴舟溺者不可勝計、甘輝、余新被獲、輝不屈死之、出長江、攻崇明、不克

而疑化鳳、丙安人、時為副將是役有功陞江南提督卒
亥病死、揀兵鼓勇圍其家宗取扣処之數至十餘萬

庚子永曆十四年

夏五月、大敗清將軍達素于海門、

清遣達素為將軍、大舡出漳州、小船出同安會粵中許陸蘇
利舟師、沿邊安砲、水陸並舉、乃遣右虎衛陳鵬督諸軍守高
崎以遣同安鄭泰率所部舟師出浯與梁應舟、自率周全武
陳輝黃廷等次海門、初十日、黎明漳其舡順風乘流泊海門遣
五府陳堯策傳令諸軍、按舟勿動、候齊出擊之呼吸間漳船
己全諸船奉令不敢發、閩安侯周瑞船、先為漳船擊破與陳
堯策皆死、高繼攻陳輝船、輝舉火焚使之滿兵躍起且戰且
報近下風發潮湧、親率巨艦衝之鄭泰復自浯與引舟合擊
北兵大敗橫屍浮海將首滿兵二百力距戰達北將馬信招
降夜蹈死之是日同安滿兵駕小舟取高崎陳鵬約降動而

都勿勁北兵恃有內應未及岸棄舟爭前鵬部將陳蟒請曰
事急矣豈可坐以待斃與鎮兵鎮陳蟒台兵出擊北兵背指
吉鵬降多赴之北至戰遂不支溺海死者十七八是役收陳
鵬凌遲以陳蟒代之黃舟援二日至知敗而回對壘閱月空
島北狗清兵竟不敢渡後
遁索回至首城自盡死

辛丑永曆十五年

春三月取臺灣

初紅夷欲城浯與休學灣互州市數以巨艦入犯因泊臺灣
揆二戚一日赤嵌一曰王城餘皆王當主法嚴王當成本約
東歷三十餘年無敢犯者至是以順治新長未服連兵遂決
意取之諸將謂夷枝船多砲火難近竟耳門水淺不可渡紅
吳譯何斌進曰臺灣沃野千里四通外洋横絕大海足與中
國抗衡王嵩受紅夷威凌每欲逐嗟以天威臨之譬如射狼

逆羊群也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餉兵進戰退守毋輸于此且速可取狀甚急從之三月率舟前行次澎湖下令日、惟吾鷁首是向至鹿耳門則水驟漲丈餘大小舟銜尾而渡紅民驚為自天而下升兵登岸先取赤嵌紅夷棄城奔王城死力作守、復燒其夾板船盡燬之圍王十二月紅夷出降生存者僅百數十人縱其歸國

銅山守將鄭義蔡祿歸清、忠匡伯張進死之、

忠匡伯張進原守銅山、以鄭義蔡祿協守、畏往虔溪遂率降于虔將挾進同行、進不從曰吾守土、有死而已密置火藥罌中、欲俟二鎮來并焚之、二鎮遣人從行遂舉火、闔室俱焚、進在銅底惠頗若人甚惜之、原知思明州薛聯桂與義等同降入漳浦江西糧道

冬十月清敕平國公

初平公在京、屢以書諭撫、否則必見誅戮、同書又云有不幸
兆當為鄭家復仇以結忠孝之局而已順治在日猶不加害及
康熙嗣位執政者与平公不協遂殺之以十月
初三日死于燕京之菜市、子孫在都者無一免焉

清遷沿海居民于內地

閩海歷年用兵損兵折將頻帑協餉蘇納海議曰廈門全門
彈丸兩島得延今日、恃沿海一帶、交通接濟、今將山東浙江
廣東濱海人民盡遷入內地、立邊界設防守、嚴禁寸板不
許下海、粒貨不許越疆則海上食盡、鳥獸散矣從之分遣滿
員督遷四省數千里生聚一
旦流離自古以來未之有也

壬寅永曆十六年

春正月平臺灣為東都

紅夷既平，改臺灣為東都，王城號安平鎮，赤嵌號天興府，以鄭省英為府尹。省英芝莞長子之，當清遷界，嘆曰：舉數省漁墾之區數千里，盡委而棄之，豈得計哉？合養兵蓄銳，天下事未可知也。于是闢草萊，興屯聚，嚴法令，稍犯者雖親信不免。時有諫用法宜稍寬者，曰：子產治鄭，孔明治蜀，皆以嚴。從事主國之始，不加一番整頓，則流弊不可勝言矣。嚴勒諸將移眷。時地方初闢，人不服水土，多死，又怦法嚴，皆遭延不行。

三月，遣周全斌擊忠勇侯陳豹于南澳。

豹原姓呂，為石井陳八養子，因冒姓陳。先隸平公弟芝虎麾下，追剿香，沒于島，復為平公部將。有勇力，身材甚短，人呼為三尺頭。守南澳十餘年，號通海運，許隆、蘇利畏之如虎。但不無術，性專浩，人多怨之。至是謀言日起，乃命周全斌回思明串貢昌等舟師攻之。豹居卒不能自明，又不敢與敵，舉家引舟入虜，投清，封為慕化伯。蓋為讒言所誤，逃死而去，非有異

已止、未幾病篤、其子陳士鶚抬家眷之在船者歸
全斌從同全斌校潰列遣人索資不應遂以病死

夏四月、諸將謀拒命、

自入臺湾、果于用法、忽有戶官鄭泰蓋叔元子之令泰族傒、
又恐獲罪、時參軍參馮亦俱罪、自臺湾回辭言于將盡諸將皆
大俱、又畏往臺湾、于是會議拒命、以元子、子也、不可拒父、諸
將臣也、不可拒君、鄉本為兄、行為兄、可以拒弟也、克期舉兵
直全斌從內湾回索與諸
軍不啟延其為變諸議之

五月、國姓招討大將軍殂于臺灣、

五月、孫國姓感風寒、文武官入揖尚坐胡床、諸將不知其病
數日、遂殂、時年三十九、永曆十六年五月初八日、即康熙元
年止、國姓初起時、無兵無將、又無兵糧、徒以忠義自誓、衆遂
日收、治軍最整、臨陣身先士卒、明賞罰、北來諸將、推心置腹、

故梁効死及追贈永曆遇害有勅改年號者曰皇上西狩安危尚無的實何忍改年終身尊奉永曆十數年來式行東南僅以兩島抗天下全力從來未有也

六月元子嗣位恩明

元子嗣位稱嗣封世子發喪

清遣使至恩明

靖南耿總督李清旗鼓王明賞功事有功至思明鄭泰與洪旭蔡鳴雷議曰先王東征之日猶有講宜道好意今沿海遷移依立此極綏不為此首計獨不念宗祥乎眾議疑之于世子世子曰先王開國東都草創未半遺有厥世余將東承遺緒諸君苟能息兵安民無遺先王一生孤忠苦節甚善鄭泰議照朝鮮例王院頭請遣楊來嘉同入京待命不報撤來

嘉司、後、宋嘉授歸清推襄場鎮

清遣官安輯投誠、

清以連年用兵糜餉、乃嚴界限、撥議解散江浙閩廣四省各設滿漢兵、戶部郎中一員、尚司安輯、盡招誘之術、多張大兵事、其鵡莫辭、上下相宗、武職率衆投誠者、降四級、文官亦降四級、優叙者降二級、考武字義補授、又有文武改文之例、都督副總改副使僉事、叅遊改同知、于是海上文武多姓投誠、而偉功有藉此為授經、戎月不識丁、墩膺監司、府廳縣佐、手無縛鶏、遊投■總兵副叅遊守、名器猥穢、不可勝數、

冬十月、世子入臺灣、

初平公子六人、長國姓、次曰渡、三曰恩、四曰蔭、五曰襲、六曰默、恩為顏夫人所出、咸死于京、惟襲在家、今春入臺灣、以其

主更安置之。五月，諸將奉襲為護理，逆謀即具，引黃昭、蕭拱宸為腹心，結姻，謀自立。世子出周全斌為五軍，以陳永華為諮議參軍，馮錫范為侍衛，十月率師而東，至臺灣。黃昭會諸將出兵，皆陽受命，值大霧，直瞋跬步不可視，諸將迷失道途期，獨昭先至，破營而入世子所部，多斬。募士請戰，少卻，會周全斌率所部數十人力戰，黃昭中流矢死，忽霧消，天朗日向午矣。其衆驚曰：吾君子也。解甲投戈，世子慰諭之，遂入安平鎮，遣人請鄭襲至，待之如初，襲無罪。其僕蔡雲〻自縊死。收殺李應清、曹從龍、蕭拱宸等，餘皆不問，令反側子自安。

癸卯永曆十七年

春正月，世子至自臺灣

內難既平，承吾先王調諸將守汛，回師以鄭襲仝歸，正月至思明。

夏六月執戶官鄭泰幽之

世子自臺灣回得鄭泰與黃昭書楊來嘉又自北回疑其有異志泰不自安稱病金門三月世子舉兵將入海淡泰明知以將圖己也舉家揚帆出金門擁眾數千戈船百餘有勸勒兵入見世子自明也泰曰吾今日故死耳若精兵遣啗吾罪也又勸其投清曰先王已誤豈容再誤皆不從股并侍命世子遣協理戶官吳慎協理吏官鄭斌齎印至金門傳命曰兩島城方聽俱從判令棹欸東突泰乃受印猶擬未敢入謝其弟鄭鳴駿力勸其行六月鄭泰入謁禮待之翌日置酒邀議軍事伏甲執之越日泰自縊死

鄭泰子纘緒及泰弟鳴駿迯歸清

鳴駿聞泰死泣曰吾負殺兄之名舉軍眾淦引舟進周全斌等追之不及鄭鳴駿請同安伯鄭纘緒請永戍伯入泉州投

清船二百餘隻兵八千文武官四百餘員請以鳴
駿為遵義侯纘緒為慕恩伯文武官敘賚有差

冬十月清大舉攻破兩島

自鄭鳴駿入泉州文武官如蔡鳴雷陳輝楊富何義李皆光後
投清合謀會紅夷請攻島自効許之十月靖南耿總督李調
授誠各官兵船隻會紅夷出泉州以提督馬得功統之引小
舟從同安出黃梧施琅率津船出海澄令周全斌出梁泉州
大依十有九日過馬得功等于金門烏沙待紅夷船十四隻
泉州船三百餘隻全斌以二千兵沖入其綜往來攻擊紅夷
砲無二中有餘船望見披靡不敢蘇衛功殿後為全斌所破
赴海死是日靖南耿總督李黃梧施琅以同安海澄船濟師
入島世子見衆寡不敵退守銅
山清擅廈門金門城焚掠而去

甲辰永曆十八年

春三月，世子退守臺灣

時軍乏糧，衆志不固，惟參軍陳永華與其徒贊畫，絕武大義相勉，蹈難險阻，不離左右，將往臺灣，周全斌、黃廷後率衆投清。獨洪旭與參軍叔侍衛，翼世子東行主臺灣，庶事息委參軍統理，改東都為東寧，置天興、萬年二州，分諸將土地課耕種，徵租賦稅丁庸，興學校，通漁鹽，申法紀，安撫土民，貿易外國，仍之悍行，六皆各為樂土，國若金湯矣。

乙巳永曆十九年

清遣水師提督施琅率舟師攻臺灣，遭風引回。

兩島既破，施琅欲擁兵自專，請攻臺灣，報可，以為靖海將軍，周全斌、楊富等皆聽約束，方出外洋，颶風大作，各船漂散，不能相顧，引還，未幾，施琅入京，移投誠兵衆駐各省設兵防界，不復以臺灣為事，己酉年，清遣明珠、蔡毓榮至泉州加興化

知府蔣天顏鄉街兩入臺灣議照朝鮮例遣柯平齎奉敕會議雖格不行數年粗安至甲寅耿王據福州請濟師閩海復有事矣

閩海紀畧

甲寅永曆二十八年

癸丑冬、平西王吳起兵雲南、以是年爲周元年三月、耿王據閩稱甲寅年即清康熙十五年也

春正月清以耿王、仍駐福建

初平南王疏請歸老遼東、留其子襲鎮廣州、清許之、并令舉家歸旗、平西靖南相繼疏請如平南例、俱報可、遣內大臣督往之、時有臺省言三藩並撤、供應煩費、當漸次舉行、不聽、癸丑冬平西先發拒命、殺督撫等官、勒兵長驅、楚撫棄長沙、湖南盡失、報至京城戒嚴、妥以平靖二藩仍留駐鎮、先是耿客與麾下謀遷行之日衆棄又停移諮至、衆謀稍定、然戒于圖識、陰有異志、其母太妃周氏力止之、至是太妃薨、父謀益決矣、

三月、清耿王據福州、執總督范承謨、幽之、殺福州知府王之儀
建寧同知喻三畏、自稱總統兵馬上將軍、馳檄八閩、皆下之、
時清以雲南有事、通行直省督撫、增修武備、耿益不自安、范
督知之、欵出巡以避耿、先嚴部曲、分守各門、十五日、傳各官
赴府、范督進、疑、巡撫劉秉政從之、彼前入門、砲起出甲、執范
贊各官倉皇福州知府王之儀建寧同知喻三畏逃出為亂
兵所設移時始安以然東政為統制使衛震嘗布政司、自稱
總統兵馬上將軍馳檄八閩望風降附　撤畧曰兵奉大明
之文物悉、還中夏之乾坤、高皇大業必留除準之還明室中
興、斷有舂陵之瑞、誓當推誠翊戴戮力達款、甲李郭再造之
功、振晉鄭相依之勢、會周師而反商政除新法以復漢儀非
惟日月重光、直令山河改色云∵又
有遠近嗚喝躍相推戴之語、

清福建提督王進功掠泉州降耿

王進功先為漳浦鎮、癸卯冬雲霄有功、時提督馬得功叛于海、靖南王以進功題補、泉人先苦得功之虐、進功蒞任、補反其所為、十載之內、咸粗安焉、至是十五日、三山变作、十九日撤至泉州、進功恐為兵下所圍、乃縱諸將焚刦郎中火南街、燕接提凉撤夜紳庶無遺、時興化鎮馬惟興刦蕭德提操前營守備郭惟藩守忠安閑跡搖掠、獨同安城守張學堯、晉江水師營李丈所部無犯、垦且進功勒派紳士衆二萬石、遣標兵呂鹿入省献款、廿七日、勅印至、以為平北將軍、移檄屬邑皆下之

耿王遣黃鏞往臺灣

黃鏞、漳人也、為苗環、耿初聞遷移、容遣人入海、請師入援、癸卯十一月、藩艤舟澎湖待之、甲寅正月、耿停遷移、辭回鎮、三

月舉事、從達黃蜚請濟師、且以全閩戈船相許曰、藩將水合
將陸江浙不足平也

清海澄公黃梧降臥、病疽死、以其子黃芳度襲封平和公

黃梧、漳之平和人也、先王授前鋒、鎮守海澄、丙申六月、以城
降清、封海澄公、至是臥撤至、值病疽、剪辮納印、不數日疽潰
死、以其子芳度襲封平和公

清漳南道陳啟泰殺其閤家死之

陳啟泰與范有親、范督閩時、啟泰叔陳臥陰事、及范被執、獲潯
其文書、啟泰閱之、惧不自安、先殺家屬十餘人、後自縊臥之
變死事、僅啟泰一人、啟泰雖在任有織聲、死亦烈矣、後藩入
漳、令有司瘞之

清漳浦鎮劉炎、海澄鎮趙潯勝降臥、為將軍

劉炎清戊戌武狀元由內侍衛出任閩汀協將歷轉漳浦右
路總兵初海澄原為水師提督駐鎮後裁提督後設總兵趙
得勝補是秋得勝叛平西王舊藩也是月耿撤至各漢以所部降
封炎為寧遠將軍得勝為威遠將軍

清福寧鎮吳萬福將其下劫降于耿殺之
萬福在鎮貪刻失衆心耿變謀拒之衆不從欲遁不得出曾
養性督兵至福寧萬福出降誘殺之沒其家還兵恭口入福
州養性乘勝長驅清平陽總兵蔡朝佐降溫處望風歸附

夏四月清潮州鎮劉進忠降耿攻續順公沈瑞并其軍
進忠先為閩將耿待之有恩耿變舍粵尚宗進忠率先獻款
時續順公同鎮潮州進忠密請師乃以漳浦鎮劉炎率師會
之直攻續順公并其衆劫其家入省以進功為平粵將軍

平北將軍王進功至福州留之

進功在閩日久耿慮其為變屢遣馮君瑞說其入覲及至留之微其兵

遣協理禮官柯平福州報聘

耿之欵業已應下游郡邑不服故遣黃鏞會師不一月全閩降附浙之溫處江右之廣信粵東之潮州相繼納欵聲勢大振禮官至福州報聘耿意甚輕之曰藩來甚善各分地自戰禮官還而兵端起矣

耿檄威遠將軍趙得勝軍不赴

耿王檄各路兵出閩惟興化鎮馬惟興帶兵先行黃芳度遣原同安鎮黃翼率兵千人應命後檄趙得勝兵不從險以海澄待命于漳

以侍衛左都督馮錫范督諸軍禦思明

耿鄭會師有戎議矣乃遣馮侍衛督諸鎮禦思明時趙得勝已貳于耿與馮侍衛深相結納及禮官王福州知耿意叛隨彰海澄之間克期進取同安

五月馮侍衛取同安入之

張學堯守同安王進功入省耿調學堯鎮泉州以華尚蘭代之師至尚蘭閉城迎納學堯聞變遁赴家眷先獲入海矣遂降施鳳率舟歸爲

耿以都尉王進鎮泉州

王進初爲閩將有戰驍捍號王老虎以事解任後卯閩復職補京口標営范督慮其能題調入閩病足未及詣值耿變擢

授都尉，以吳萬福督馬與之，結其歡心。時王進功在省，微其兵出征，兵將併行，潛遣諸生吳公鴻賫書入海，請師尅期登岸，又聞同安之変，歎以王進有風望，命鎮撫泉州

藩駕至思明

叙海登功，以道得勝為興明伯、左提督，叙同安功，以張學堯為左先鋒鎮，掛蕩胡將軍印，華尚蘭為仁武鎮，學堯中軍守備楊威為心宿營，施舉為亢宿營知縣，鄭麟、采淡知同安縣，鄭省英知思明州

六月，平北將軍王進功子藩錫誘執泉州城守賴玉、享衆攻王進，逐之，以泉州來歸。

王進至泉，僅與卒千人，作底福，與城守賴玉相結納，用提標守備戴國用為爪牙，密授秋意，勸王進功家眷入省，提標站

隊伏甲日在相府欲潛遣兵接應將至于是迯功于蕭錫與
揚青等計議以告父被留在省援兵又至吾屬無噍類矣盡
先發制入六月一日誘執王戴國用李尚文等入軍門執之
砲響爲號部署突攻王進〻盡氣自若走登南門樓勢同困
衆怒力以鬭提標無紇郎相持竟旦至晚遥望揚帆恐海舶
夾攻在閩潰圍出迯省中乘巢乃登舟而還惠安守將退走
之三日殺翀王于市百姓爭其屍殆盡四日赦戴國用泉
民德李尚文爲請命釋之迎蕃師入泉以王蕃錫兄弟爲指
揮使暫理提督軍務兼通府廳縣各官賢皆曾畀

耿平和公黃芳度以漳州降承制封德化公
黃梧雖死其子芳度懼不免蕃遣諭之曰時際光復爭爲
爾父果能傾懷當棄前愆芳度初任事恐衆心不附乃教漳
州城守劉豹〻耿所署也降啟至泉改封德化公前提督漳
屬錢賊聽其徵給凡有啟請靡不曲從芳度終不自安間道

容表于清藩寬容霸歷屬邑皆下、獨漳浦為劉炎所據

耿遣使梁泉以葉亨報之、

耿先聞同安之失也遣馮國銓來議和不克事而還及失泉州又遣使梁將使泉州歸已也以葉亨報之

秋七月、耿留粵將軍劉進忠以潮州降、

劉進忠降耿、還沈公家至漳浦、值漳泉之變不能達福州、平南王遣兵圍潮、耿不能援、乃由海道獻欵藩、遣後鎮金漢臣率舟師援之以劉進忠為定虜伯兼右提督之任

九月、耿遣王進爭泉州以右武衛劉國軒督諸軍禦之、

王進自泉奔回、耿令其鎮與化、仍遣兵從上游入漳、令劉炎赴潮協攻泉州、進率兵至惠安屯營、擄肆焚掠、遣右武衛劉

國軒諸軍禦之

冬十月、右武衛劉國軒敗王進于金嶺

王進素狃南兵、泉州之役、以衆寡不敵爲辭、至是請兵、願取泉州自效、耿王益步騎二萬、致行至惠安、兵聲甚振、劉國軒嚴陣待之、對壘踰旬、進退屯楓亭、列營二十餘里、國軒率輕騎覘之、佯遇于金嶺、進戰、詐糧少却、國軒分諸軍輪戰、自辰至巳、兩軍殊死鬪、王進師潰、國軒追奔至興化軍郭外、三日夜乃還

十一月、周王遣禮曹員外周文驥來聘

周王初起兵、遣使賚帛書一入福州、一入臺灣、會師藩還監紀推官陳克岐、副將陳文煥報之、周王遣禮曹員外錢點通問、値藩入泉、與耿王爲敵國、錢點回報、周王還遣禮曹員外周文驥前來解和、大意以同室操戈、貽咲敵國爲辭

以趙興明伯全馮侍衛督諸軍取漳浦克之

漳州鎮除劉炎在漳浦不奉命容請援于耿遣兵會之至今和為德化公守將所邀擊後遣兵親軍都尉徐鴻弼統兵問道入漳浦益歎逕漳州之鄉分泉州之勢及全嶺之拉乃以馮侍衛督諸軍同趙提督由海澄進取漳浦徐鴻弼劉炎雲督鎮劉成龍合師迎戰于羅山嶺右武衛何祐揮兵擊之鴻弼等敗回漳浦環陣以圍炎鴻弼成龍等出降

十二月趙提督援潮州解圍

劉進忠之被圍也全漢臣一軍盡殲焉時耿鄭搆兵不能救援戍潮百餘丈進忠極力守禦中外隔絕半載及漳浦降趙提督諸軍入潮與廣兵戰于黃岡廣兵潰回燒營而遁潮圍始解趙得勝乃班師

耿遣使来泉修好

耿王聞潮鄉等敗，乃遣浦曰興脩和藩，遣使報曰：果欲脩和，當如約。繼遣董一奇、王世瑜來泉州議，仍未合。

設官徵餉

先是以諮議參軍陳永華為御史總制留守臺灣，分設六官，協名曰協理：以洪磊協理吏官（磊忠振伯洪旭之子也）、楊英協理戶官、鄭斌協理禮官、柯平協理刑官、楊賢協理工官。不設兵官，仍置六科都事、都吏，揆辦文武官具啟。設察言、承宣司出入，賓客司主晉接聘問覲。軍曰侍衛，以馮錫范為之；曰勇衛，以總制留守陳永華兼掌之；曰左右武衛，以薛進思、劉國軒為之；曰虎衛，以何祐、許耀為之；曰五軍，以施福為之；曰奎儀，以文禎祥為之。又有五援勦、果毅、折衝、五衛、五常、五行、五兵、左右先鋒、前鋒、後勁、中權、戎旗、二十八宿營制，聽五提督遣調。凡文武事宜，皆贊畫參軍陳繩武、侍衛馮錫范主之。方師之東也，兵餉取給于東寧。及克漳州，兵將日多，轉運不繼，乃議徵各餉，以六官督比紳士富民，以鄭省英為宣慰使統

理各郡錢糧原昌裘道吳慎爲屯田道、清查屯田寺租各縣令、俱以六科都事爲之皆從臺灣來者人有丁錢每月銀五分、名曰毛丁、舩計丈尺納貲名曰樑頭、暫造來船料鹽司分鹽場以陳廷章爲泉州鹽政馮錫珪爲漳州鹽政李景爲潮州鹽政鄭珍英爲惠州鹽政每石鹽價二錢徵餉四錢餉司科稅稅以給兵食

乙卯永曆二十九年

吳稱周二年耿稱乙卯年、即清康熙十四年也

春正月耿王遣張文韜來泉州賀年議和、耿以王進議和未成再遣文韜來議送船五隻踐約許之遣禮官鄭斌報使立條約楓亭爲界自是耿鄭交好

二月誅永春民呂花、

呂花恃爲跳比險不服役寔凡避科派者相依爲命、去冬十二月、滿遣中提督楊將盧仁張漢相討之不克乃遣左武衛前進忠攻圍之至是三閱月未下、時寨中困乏永春知縣鄭時英遣人招諭許以不死呂花出降、釘之、沒其家產

清續順公沈瑞以饒平降

沈瑞叔母、爲尚平南女也、降耿時、還至漳浦瑞尚留詔安、廣兵圍潮瑞趣饒平、及潮州圍解劉進忠率師攻之不克廣兵來援何祐督兵逆于百子橋、廣兵敗回沈瑞出降、代封懷安侯

三月、竄洪承疇侄洪士聰士恩等及楊明琅于臺灣

清祀洪承疇學宮、至是、毀其祠、沉其胞侄士聰士恩士倫于臺灣、責楊明琅甲寅之變過梓宮不下馬并沉其家、皆死于竄所

五月藩自率師次海澄

黃芳度雖受約束、其志未嘗決然忘清、及銳卒之挫、劉進忠啟請南征、許之、五月六日、自泉率兵入海澄、圍漳州、芳度遣其中軍宋武啟朝惠現單勢、駐澄兩旬、芳度不敢入見、漢遣協理禮官劉斌入漳慰諭、武率兵從征、武求身入覲、芳度終不受命、其兄黃翼余同安右路水師總兵欲變、挽兵從征、關外、芳度密令回漳、示移書來假旨之、又以病歸、于是定計攻城

劉武衛大敗廣兵于黨母山、

武衛自登嶺之役、率所部入潮、會劉進忠規取屬縣之未下者、廣兵益銳、守禦、武衛相持日久、糧乏兵疲、密議退潮把守、平南揮兵騎來迎、武衛虎衛等、設伏以待、時文官洪磊爲廣東豊慰懸賞買勇、清兵至黨母山、迎戰伏起、廣兵大敗、是役

也從以疲卒敵千破敵萬之衆從來以少擊多未有若斯之捷也自是武衛虎衛名揚粵

六月黃芳度據漳歸清

藩自海澄平師移駐萬松關芳度判變據守遣其弟黃芳泰入廣請援賴陞守平和進攻漳郡不克援勦後鎮萬宏中砲死調何祐由潮州攻平和揭陽降焉縣悉平

番船互市

先中左所為諸洋利藪島破英船不至甲寅復島諸番如英圭黎萬暹羅南安皆通貢方物互市島上人烟市并依稀如舊矣

冬十月清海澄公黃梧以漳州降黃芳度投井死

自六月圍漳州芳度悉力拒戰數攻不利乃築長垣困之十月六日吳淑開城出降芳度合皇投開元寺井死獲其屍戮望蔡陰米武張濟劉麟陳德鉤瑞等殺之沒其家戮黃梧屍并碎芳度身首梟于海時芳度遣弟芳泰往廣會其兄芳世全清兵由汀入援六是日破永定縣闕漳城降乃遁祐吳淵自海工投濟隨謀黃梧標下善待之梧將死呼淵托孤曰吾兒昇火君可若輔之及城圍淵謂弟潛回黃雖待我孥領負先王罪重今落恩侍右加反圍逆命大不追吾豈以私恩廢公義也逆決計約降以為平南將軍逸提督吳潛為戎旗二鎮時有發黃梧祖墳者禁止之曰罪止于身于先死者何與清贈黃芳度忠勇王

取回日本銀

故戶官鄭泰及其弟鳴駿所寄也泰先事平公隆武之封左都督加宮銜先王舉兵以為居守戶官有心計善理財十數

年間句手當貲積百餘萬別寄日本四十餘萬以備不虞癸卯之變劉自從藩遣官注日本取其所寄之數回充王軍需悉户官掌握今渠已死凡寄頓皆公帑鄭鳴駿時已歸清遣人爭之曰歷年所寄皆吾兄弟己貲當通事居奇曰兩家爭執未知孰是皆不聽藏回及藩入泉州遣龔淳注取淳原委寄之人也通事利所僅以貳十六萬回餘皆混行開銷龔淳啟其子為禮科接辣許之

丙辰永曆三十年

吳桂周三年二月平南王尚可喜降周用其周年號九月耿王歸清即康熙十五年也

春正月藩移駐漳郡

以虎衛許耀前衛洪羽等率師會在潮諸軍分道進取廣州

二月取惠州清總兵苗之秀張國勛各率所部降

平南王尚可喜病日甚會用師進克肇慶韶州等府廣中人人自危乙卯除夕清駐潮諸軍聞音燒營遁時碣石鎮苗之秀軍程鄉其妻在汛遣人迎師仍馳令之秀納款以為賊鹵將軍右提督右武衛水陸並進圍惠州分兵攻博羅不利放下長樂新安新會龍門等縣尚之信勢蹙降周封輔國公仍令之信退保惠州尚乃撤提督嚴自明撤守惠兵回廣遣使通好饋弓馬幣帛乃以劉武衛守惠州時東莞守將張國勛降以為征虜將軍

以中書舍人許明廷督漳泉學政

漳泉武生考授將材隨軍將有言考武不考文乃令許明廷為學政考較生童

夏五月吳督襲汀州克之

汀守將劉應麟耿王所署，密獻款于藩。時耿鄭和好，來使啟稟，乃遣吳淑暫萬人視變，耿書報耿，曰將出江右，假道汀州，耿遣兵防固。應麟懼其圖己也，乘所部出掠瑞金、石城，下之。淑至汀，城中有備。應麟率師回汀，與淑計議，令不耿，必有後患，屬兵晨攻，一鼓下之，以劉應麟為奉明伯，前提督，鎮汀州，屬邑皆下。

秋七月，調劉進忠至興寧，進忠自回潮州。

進忠以得汀州為失計，又調出師，每以糧食器械未備為辭。至興寧，知將與耿為難，又與諸將不協，流言日起，進忠不自安，稱病引兵回潮，險為自守之計。

九月，耿王歸清，右虎衛許耀入興化。

初，耿之脩好，實欲以全力出圖江浙，至是師久無功，勢已將潰，復聞汀州已破，出征之眾益更內顧，遂密謀歸清，有首王

進預謀、殺之、并殺蕭震、范承謨、延建失守、聲勢已迫、九月十九日、剃髮待罪、迎康親王入　省、興化守將馬成龍以城約降、許耀自泉率師赴之、以馬成龍為參函伯、授勳左提督、

耿王遣平北將軍王進功回泉州、

王進功在省、其家在泉、耿王聘進功次男為婿、及泉州降、其妻哀請、藩備書耿王、欲同進功、耿王欲先令其次子至省、方遣進功回泉、藩欲進功先回、然後遣其子、三往不聽、藩意頗不平、故有汀州之變、至是清兵入關、耿乃遣進功回、藩承制封達明伯中提督、

冬十月、右虎衛許耀烏龍江敗績、

興化既降、檄許耀督諸軍取福州、耀不速據峽江以擊羊寒、又狃于全嶺之役、有驕色、諸將不服、紀耿縱掠、失遠近心、欲

酒嬉戲無將師醉清兵渡江許不知備倉皇出戰不能鼓厲士氣前鋒殊死鬭不分兵救援沙埕又不爲援與軍先遁委棄輜重器械不可勝數到道伯何左虎代之仍貫其罪使將兵自效

奇兵鎮黃應督水軍蕭璟蕭武等敗耿舟師于定海

時耿已降清撫浙江兵回閩曾養性等自溫州航海衆無戰志朱天貴等以師除餘舟且戰且卻遂入福州黃應督諸艘邀擊之獲巨艘數十號

十一月後提督吳淑入邵武

守邵鎮將彭　耿所署將軍也聞耿歸清獻款于吳時吳駐汀疾卻赴之入邵武

十二月吳淑敗績棄邵武

清兵將渡邵武吳淞自督兵禦之時天寒諸軍涉溪拒戰溪深不能禦故敗遂棄邵武退守汀州

左武衛薛進思棄汀州

初吳淞以汀為閩饒要地請重兵彈壓乃以左武衛薛進思率諸軍守禦之至是清兵渡邵武至建寧距汀數程進思聞之倉皇失措又疑劉應麟有異時應麟鎮偵家貲守禦進思不從棄城遁應麟奔潮州數月病死

周輔德公尚之信報訃并請其妹回粵許之

平南王尚可喜九月病死尚之信遣使報訃并請其妹奔喪妹為續順公沈瑞妻時在廈門聽其回粵仍遣使弔之周進尚之信輔德親王

丁巳永曆三十一年

吳稱向四年五月尚王歸清郎康熙十六年也

春正月提督趙得勝敗沒于興化何祐棄城奔泉州

峽江汀州之敗軍心不可收拾左虎又與提督不睦南北相疑趙督師出戰何祐擁兵坐觀其敗得勝力戰死之祐肯奔泉州

二月林定棄泉州藩自漳州入島

時各郡失守兵心渙散泉州守將林定無守備清兵攻城一鼓而登時二月初九昧爽也參宿營謝貴死之藩在漳聞泉州失守倉皇登舟至海澄棄之不顧入島當是時人心風鶴角宿營劉桂兵守思明衆賴少安乃調北汎水軍防御續遣諸將家口入營澳踞而餘衆稍集分地汎守至月餘始定固守之計

賞延問諸將

奔潰之時諸將或棄城而回或不得已而投清渡同者各貫一二百金死罪首罪斬之泉州失於定逃于民間得為己死半月後剃髮為偽將出城為司鑰者所物色從之逃盡伏在行間通至思明定在泉深與民相安故得免于難

祭故興明伯趙得勝

得勝督軍興化諸將以北入踐之及軍敗或刎其逃不從力戰死報至明思設祭親哭臨之復賻其元殮焉

收薛進思誅之釋許耀旋病死

討汀州之失也與許耀同收繫諸將力請圖功贖罪不許數進思不戰而逃之罪浮于許耀斬之細責耀以先病痢不救日亦死并飭何祐吳淑以其有戰功令戴罪自效歎曰自甲寅渡海而西奄有漳泉惠潮連和周耿聲勢豈不赫哉及襲汀州兵猶一起北騎隨至許耀挫衂于吳江吳淑繼敗于邵武趙得勝戰歿興化何祐棄城而逃土崩瓦解莫可如何薛

進思親信風將寺衛汀郡與漳泉發援㨿猶可為曾未一矢相机限踣迯遁衆心一散棄與泉漳如敝屣伊誰之咎按失律許進思寔為罪魁使稍明訊據之罰進思未必敢棄汀州速正進思之典何祐未必敢棄興化入島處分惜哉至許耀之罪不死法而死病幸而天刑人猶以為憾

移北將家眷入臺灣劉炎以舟下碣石衛

諸郡既失令懷安侯沈瑞中提督王進功左提督趙得勝驍騎將軍飛學堯前鋒鎮劉炎各家口往臺灣王進功寺先行劉炎以母老不堪風濤遲疑後發至海外勒兵刦船乘風下碣石衛依尚之秀遣兵追之不得劉炎潛至湖與劉進忠歸沛

三月分水陸守汛

清康親王遣僉事朱麟臧慶祚賚書入思明

諸將退集思明軍資不給、乃分汛措餉召集、以前虎衛林陞駐東石、晉南地方隸之水師四營陳陞、五營綦州瑚七營石到八營胡勝分布則江洋之崇武撥寮乙晉南惠沿海悉隸之一營蕭武守興化沿海水師、五鎮章元勛守海壇、凡海清長樂濱海等處聽其管轄樓船中鎮蕭琛守定海一帶危宿營陳起萬守福寧州一帶總制後協林日慧及吳兆綱分駐福安寧德樓船左鎮朱天貴右鎮劉天福分扎浙江寧波溫台地方、此北汛之碁布也援剿後鎮陳起明守同安港洒洲後提督吳淑駐思明文石湖凡同安地方悉聽管轄揚威前鎮陳昌左鎮陳福分汛漳港海澄等處地方戎旗一鎮林應守運江井尾凡漳浦沿海皆隸之奇兵鎮黃應英兵鎮李陰欽兵鎮楊英房宿營楊興分屯銅山南澳、凡詔安潮揭地方皆聽管轄此南汛之碁布也其餘兵將屯潮州惠州選為蘇援布置後人始有圖志

大意以知天時為詞落遺禮部事林
掛欵待久之後書有春秋華旻之語

朱寅入泉州不克

朱寅本姓蔡漳浦人崇巫以左道惑人頗有占驗人咸信之說言崇禎三太子收集徒衆党朝龔泉州三月十九夜率二百餘人潛至城下魚貫緣堞而上鳴鼓揚旗至開元寺前時守泉之甲昏夜出不意以海師援至多驚竄比曉援兵四集覘其後無継轉戰逐之衆寡不敵援兵徐退無一傷者自是人益以為神武奉而真三太子附之日衆屢戰皆捷黄延泉漳属縣裏白巾為號遠近稱為白頭賊聲勢甚旺但烏合之衆無巢穴術有時窮後歸漳以為瀉痢將軍改名明義斗餘病死其党猶以為屍解將轉世云

是六月劉進忠以潮州歸清

進忠素悍叵測，已外，破漳郡，始入鈍，遠甚奮難敵，已有啟
事報還其請，進忠積不平，各郡失守，擁兵觀望，遠戶官至潮
督飭，不應，還舟買運遇羅，更置府縣，獻數于清，旋歸以為征
逆將軍，與劉炎同調入京，還其家江南

劉武衛國軒自惠州引回

武衛，汀人也，初為漳州鎮標將，甲午年獻漳州，累遷至右武
衛將軍，入潮屢有戰功，鎮守惠州，粵人畏之，至諸郡失守，劉
進忠據潮州，尚氏晚桂廣州，武衛一軍，拇手潮貴之間，布置
安閑，時尚氏猶參周游，武衛權宜用周號令，與尚氏之相安
也，未幾，尚氏劉進忠相繼降清，聲問隔絕，濟
遣舟至平海，令退師，乃率所部航海而歸

冬十月，吳淑取天平寨

天平寨小而險，從未被兵，漳屬富厚者皆特為巢
窟，吳督衆聞取之，泉漳援兵至，吳督退，平其寨

十二月、泉州知府張仲舉、興化知府卞永譽、議息兵安民、

初泰天欽之入臺灣也、議照朝鮮例稱臣納貢不成、至是康親王遣興泉二府、加鄭爵、令泉紳黃志美監生吳公鴻再申前議、且以息兵安民為詞、滿遣刑官與議曰安民必先息兵息兵必先裕餉、果能裕餉兵可息而民可安矣、二府回報康親王以無定局也、又無報使、責二知府辱命

戊午、永曆三十二年

吳王稱帝、改元昭武即康熙十七年也

春正月、清提督侵日湖

退師之後、分據全海上自浙江下至雷瓊沿邊各有分守日湖濱海、為水師陳陞餉地段、應舉遣兵巡界陞率所部邀擊

之大為所敗，乘勝使東石等處

二月、劉武衛督兵克江東橋等處，擢中提督正總督，以吳淺提督副之

自七郎之失也，損兵五工、清總督郎廷相、海澄公黃梧、世副都統胡兇按兵漳郡、黃藍鎮海澄、分防玉洲、三叉河、福滸、石為寺處。至是初十日，郡總督之軍取海澄，十一日攻玉洲、守將劉宗邦降，徇三叉河、福滸皆下。十八日、進取江東橋，時湖滿風利，揚帆先焚斷橋渠、陸兵繼至，守將王重禄、呂翻等奔潰。漳泉援甲遣至，劉督分兵擊敗之，是日三戰三捷，軍聲大振。廿三夜取石馬，獲守將劉俊、守備楊鄭宗，遂軍祖山頭，迫海澄滿洲副都統孟安號自湖來援，劉督退屯石馬，浚濠築垣拒守，分兵屯漳郡。於是役也，劉督捉其領兵蔡辟，諸將服慄，又能身先士卒，貫身及袍，傷荼出己貴賞之，故衆心悅服

所向皆捷

三月戰于赤嶺

自江東橋之斷也漳泉隔絶提督段應擧自泉寧海將軍喇哈達自省至南將軍耿繼茂自潮州後率兵來援劉督偕水侯陸滿漢頓于蔡命初二日劉伯列陣郎東赤嶺漳兵背城迎戰而前武衛一軍殺肅漳兵不敢從軼五有勝負殺傷相當時蔡明義駐扎天寶以牽漳兵之勢初一日為海澄公黃芳世所敗進入長泰

中提督敗海澄公黃芳世于湾腰樹

劉督兵勢日盛樹栅浅橋一帶去漳城數里滿漢會議令黃芳世督一軍扎水頭山湾腰樹一軍扎鎮門安炮以絶往來劉督偵知之十一日黎明撤兵偽示遁也少頃擧帆直指水頭浃嶺鏖戰芳世素不知兵又以天寶破白頭氣驕與滿漢

不相下一戰而潰奔回漳郡月餘病死

渡敗清提督段應舉于祖山頭

段應舉列營祖山頭防禦海澄秋稍取給漳郡自水頭之敗漳州糧道阻絕十八日未時劉督輕兵出總營地應舉意將攻己州探兵迎戰何祐邱江勝吳淋等繞出祖山之背滿漢兵將望見棄輜重自相踐踏奔海澄劉督等追至城下會日暮收軍同是役盧仁陳起明沈誠出軍稍後劉督啟奏退縮削起明等職戴罪立功劉督乃據祖山頭以迫海澄

昴宿營張雄取平和副將黃瑞鎮入漳平

先是何祐入平和山中名寨漳守將出兵遏之相持逾月又克江東調祐回軍漳浜亦同牛宿營劉偉昴宿營張雄等衆聞取平和守將知縣棄城遁時黃瑞鎮亦在山斜集兵旅入漳平漳兵俱出援海澄未暇往來

夏四月圍海澄

海澄負海抗山城小而堅為漳州門戶原設水師提督坐鎮丁巳秋以總兵黃藍守之又劉督入澄港漫遣滿將馬虎協防祖山之敗段應舉等皆逃入海澄劉督以城險難收閩圍半月欲眠兵出應舉亦恐獲喪師失地罪又以重兵在漳尼尺不難收援故警眾天宗劉督嚴兵圍之時清議罪督撫提徵郎廷相單騎入京以布政司姚啟聖代之啟聖浙紹興人入旗舉解任香山知縣緣事革職甲寅之變捐貲募兵起漢陞遷轉布政勒巡撫楊熙致仕以按察司吳興祚代之興祚亦浙人由無錫知縣陞按司不一年姚提總督吳提巡撫蓋僅事之調江南提督楊捷代段應舉以捆先任漳浙鎮將王海澄圍急援兵四集必于革祭山劉督撫祖山致重塹復要浙兵出入前後四傍溪渠與海湖相滙清要堀兵扼皆擷折力還

五月、後提督吳淞進屯燈火寨

時滿漢兵數萬、集章架山、扼海澄、鼙鼓震天、總督武平伯劉國軒議以章架山南小寨、懸崖狀如掛燈、俗呼為燈火寨、寨下大溪順流可通海澄、若不拒守、恐有援路斷、咫尺滿營、誰敢當是任、吳淞曰、吾請據之、實夜率兵進寨、本明柵壘已備、清兵望之氣奪、初十日、同時滿營發砲攻寨、響不絕聲、吳督令軍穴地藏身、逮旦無死傷、急馳報劉督、以來夜發砲、意不在寨、宜別防之、信甫至、萬馬已拔祖山嶺、破林標、張鳳二營、張鳳戰死、進薄林陞營、逮劉督援兵至、滿騎多填塹死、乃退、海澄遂不可救援矣、

六月、破海澄、段應舉、穆伯希佛自盡死

海澄之被圍也、滿甲二千、馬八千餘匹、提督公標、及各鄉鎮標、城守、合澄鎮標兵、計二萬餘人、城中泉無積貯、兵多食盡

羅凡崔殺牛馬繼食人、屍骸枕藉、圍八十三日、衆力不支、劉督進攻克之、時六月十日也、段應舉自縊、穆希二將自焚死、殘而歸之、黃藍不知所終、獲孟安馬虎等、滿漢官三十餘員、兵將無一遺者、所獲諸將、釋之、授偽給俸、滿兵十餘、遣之東寧　黃梧原充漳府門役、先黃芳度遣其齎表赴京復者、閲死事、以其有奔走攻授總兵、之亂、入漳、獲其妻女、仁武鎮紫明啟、請其妻二女、發于內、丁巳、黃藍任海澄、散釣置之、乃取其妻寓侍衛署中、左右竊其妻歸之、及城破、又獲其二妾、妻自縊死、以一妾配劉都統孟安、一妾配參藍大魏赫、未七日、魏赫謀逃、為兵王涵所首、游死之、即以妾賞王涵、二女長者配田杏五、與孟安魏赫等同獲于海澄者也、黃、藍在澄、滿入以其女在海、疑之、及破、雖蹤無定、猶藉々

謂藍偽死

道于海也

劉總督克長泰雅大里棄同安、遂圍泉州、

海澄既破閩省潰敗援澄之師、退守漳郡、劉督議乘虛犄泉州、英督分兵攻長泰、下之、劉督自平諸軍取同安時清副都統雅大臣自浙調赴援澄、至同安、聞澄破、偵劉督將至、十八夜棄城、全軍入泉、劉伯引兵圍泉州水陸並驅、遣江勝等攻南安、克之、殺守將知縣浙江提督石調聲至惠安令棄城奔興化、于是永春安溪德化相繼棄城進閏月運砲攻擊城壞百餘丈進取之下、兵將損傷眾心困之兩阻寔竟不能克

籍鄉兵

清撤各府縣團練鄉兵、自相守禦至于泉屬、各邑約下、郎遣官分籍鄉總練哨并眷口仍調同安丁壯充伍、眷屬安土重還有赴海元者時總督劉國軒以此舉失民心、請停之不聽及退師、始罷兵光撥到者、仍看眷屬過董潰令身在伍多棄眷兩同籍鄉兵者閑登丁已之役各即火宗提衙鎮營轄兵十百不等、潰散無相隨成謂若屬多無賴游手、無眷口累

前故流弊至此今議籍鄉兵撫其眷口安插臺灣使其繫念內顧緩急可為用又存寓兵于農之意勢籌已久故銳意行之

中提督後提督等啟陳時弊

自攻海澄圍泉州水陸軍輸公帑不繼取給民間中後二提督同啟眾曰奉令造取按冝就地措餉今官之催科有內左督根餉司宣慰府縣又有總督衙鎮義將民之供應者有大餉大米雜餉月米有棕麻柴樓油釘炭鐵鶯毛艸粟等項之最條者又有水捐毛丁鄉兵民力已竭科斂無度請定畫一之法以收民心以撫民困宣慰鄭省英又以民夫煩苦當房重難請酌緩急抽調時陳廷章新守泉啟陳時弊一曰畫一段令二曰停籍鄉兵三曰禁飭招來四曰請改餉司皆切中時弊雖察覆發行然已不可問矣

叙功陞賞有差

藩叙勳次畧曰春仲用兵進取二月十一日克玉洲三叉河福河十八日奪斷江東橋廿四日入石馬三月初二日戰赤嶺十一日水頭之捷十八日追遯祖山頭四月十六日斬漳南閒擊退援騎五月初五取普去木柵十一日拔守祖山截筆架山大隊援兵六月十日破海澄武毅力行閒武著績守禦水陸諸將咸有功次皆正副總兵調度有方至以少擊衆既復海澄滿漢兵將炭殲無一遺者厥功茂其以中提督劉國軒為武平伯征北將軍後提督吳淑為平南伯將軍以左虎衛何祐為左武衛前虎衛林陞為右武衛右虎衛江勝為左虎衛俱授左都督餘鎮營各加級有差

秋八月中提督劉國軒泉州引還

泉州攻圍二月有餘不下漳兵克漳平知黃瑞燕以三百餘衆守漳平漳兵屢攻不克七月清將軍喇哈達師次漳平瑞

鎮無援出除州閩道永安出援泉州湖頭李光地練鄉兵自
守爲鄉導迎擊吳興祚從仙遊渡永春提督楊捷自興化下
惠安林賢黄鎬陳子威以舟師出閩安鎮克期救泉州中提
督水陸布禦恐分兵力薄乃引師退趨長泰各縣皆棄還

樓船中鎮蕭琛戰敗失定海五鎮章元勳死之誅蕭琛

泉州圍急清以林賢等率舟師出閩安逼爲聲援蕭琛守定
海沿海守將所屬汛地聽其措餉船隻器械不先期整備臨
時遇敵一戰而潰時潮爲絕賊議以舟寡且小雖克敵款據
上游牽制之元勳欲先獲制人來所部十餘舟進戰清鄉船
大而堅元勳寡衆不敵阻風逆汛一軍盡沒元勳身創甚死
于福州吳兆鋼獲入福州殺之蕭琛退泊海山調同斬以狗
以援勤左鎮陳諒渡漢陳起明督朱天貴等水軍禦之是役
諸將掠連江偽泰男婦夜
船候賊故未戰奔回乃
鈔所掠男女釋之寧災

冬十月、議和、

漳泉郡縣皆棄獨守海澄、清哲撫以澄已未下、從命、欲併力
進取又難保政、乃遣漳進士張碓賚公書議和書畧曰昔令
先王衆動天南、亦不忍父老嗟怨靜廔瑩渡今日貴藩議能
會體先志、念井里瘡痍、翻然解甲息兵、天和人順、求李世世
數月來、使勞將士、塗炭生靈、亦何益于賫藩哉、即從貴藩下
游著、恐今者入心不同、事變難測、能不領慮及此、近悉貴藩
下大有側隱棄梓之念、故倚章佈倜惟望急心畢論齊遣遊
使偕蹈凜瀝書至禮遣楣而歸之漢書畧曰頃承明數以止
民為念不佚正以生靈塗炭、不忍尘視、故倘戈奴矛相與周
誼德萬生靈所深諒也、天心厭亂救遲將回苟可休息門不
如命、礼應遣員奉數但貴使之覺来解而諸將之戈已採彼
此差池、未及知命、復遣泉紳黃志美賫書來識以必得海澄
始可彼此通妖書畧曰日棕漢音、知貴藩瑩携々以業梓為
念近得傳君復張中書手必漫殷々手息兵安民為能持始

終惻隱之心敢不委蛇承命是在仁人君子披肝露膽毋事
煩丈永傳于妖漫書箸以事欵之圖其可久言當慎于厥初所
述台意責入難行之事非安民之實心也惟酌其可行而再
我數之議竟不合

十二月清再遷界

初清遷山東浙江閩廣沿海人民入內地設兵防守甲寅之變
閩省遷民悉還故土丙辰冬閩漫歸清漫議遷界時康親王
既稱還界累民請罷之已報可後緣各鎮營執內地取糧于
是清督撫提鎮仍請照順治十八年例遷從之值破海澄圍
泉州事皆停及泉圍解遂行遷界之令廣東尚王乃請不還
惟閩省為甚民益不聊生矣

己未永曆三十三年

戊午秋八月昭武死于衡州其孫嗣位
以是年為洪化元年即康熙十八年也

春正月、清築沿邊界寨

清雖設界、而沿海汛守內地徹收如故、清乃設防界上、自福寧下及詔安、或十里或二十里、量地險要築寨安民、以截內外、資海數十里無復人烟矣

親軍戎旗四鎮董騰、毆海澄知縣洪蔭

對壘兵餉多取給海澄、時知縣洪蔭任性多逆、董騰駐防福游、舊恨尤甚、因其生事、劉執忠支米角口、洪蔭毆執忠、董聞之、飛劄入縣、毆辱啟聞、董洪俱革職、中提督啟留董、戴罪復任、以張廷輝代洪知縣事

二月、清爭果塘寨、不克

果塘寨近江東橋、清督議發兵據守、中提督偵知之、令洗提督率諸軍入守其寨、清兵來爭、力戰却之

援勦左鎮陳諒督朱天貴等敗清舟師于定海

自定海失守調援船左鎮朱天貴防守海壇以援勦左鎮陳諒爲水軍總督二月廿九日早各船乘南風進泊定海清遣大小船百餘隻由五虎門啣尾而來援勦後鎮陳起明全綜天貴率熕船首先破綜熕船所及望風而靡破其船十餘隻陳起明船亦遭風失舵各船仍收泊海山叙功加陳諒朱天貴總鎮餘陞賞有差

三月旌樂輸寡婦李氏

時軍輸法繁議派殷戶樂輸以知思明州李景董其事令禾下樊門寡婦李氏守一貫家頗殷先捐銀三百兩嘉其向義賜金花綵樂旌獎于是州之富民洋商船程上中下派輸

中提督辭俸自餉其兵

丁巳之秋，州民每月輸米一斗佐軍，久之，多藉詭，乃令副臺侯衛陳虔清查漏口，凡文武官員人役，不許影冒，自本年二月起，每月人加米二斗。中提督請免文武官本身月米，并啟曰，謬荷俸祿，周出陰典，軍貲煩費，何故再糜金錢，請辭月俸，悉捐微貲，自餉糧兵三月，從之，于是後提督、左武衛、右武衛、左虎衛等，循中提督例自餉其兵，援勦前鎮施明良先捐千金助餉。

水師五鎮蔡沖琱逃降清

沖琱汎守惠安，差不能東兵糧，屬多逃亡，遣科員校其餘衆船隻，交虔宿營王傑接管，仍調回軍前聽令，沖琱惧罪，駕小舟逃入泉州，往省投清巡撫吳興祚，霸其家屬之在臺灣者。

清漳州守備呂韜來歸

呂韜原守江東橋、敗歸、中提督進軍海澄、陰以漳郡通、欵頗露其跡、清督姚啟聖疏奉爵侯之、將入省待罪、韜乃先遣人見英毅鎮林虎、請兵援截、挈眷行至同安界牌、林虎伏兵取之、以縲以為折衝左鎮、家眷移入臺灣

木武營陳愷叛

陳愷、系黃梧家人也、乙卯冬漳郡下、授為後提督領兵中軍、丁巳之变復走歸清、繼聞黃芳世駐漳、懼罪仍逃入海、戊午夏、設詐入山、召募以為木武營、至是挈眷入漳投誠、清提督楊捷思其狡服、不加罪、授隨征千總

牛宿營鄭奇烈及紀朝佐被困歸清

奇烈、同安武生、朝佐、耿王將、領蔡寅號稱三太子起兵、奇烈朝佐從之、後同來縣、未幾寅死、啟請入山召募、清兵困之、奇烈朝佐不能出、清督招為隨征官

諭飭各汛鎮營

畧曰水陸鎮營分援因圍就地措餉寔出權宜近來暴索擄征若累生靈或藉稱抗餉焚掠無遺殊可痛恨相應嚴防遵法紀以副勤卹至意敢有仍前害民定以軍法從事致戒特諭仍遣監紀查各汛釋回緊擄婦女

遣官監紀南北汛

南北汛防每有微調餉以缺船餉為辭乃申諭飭遣官監紀諭畧曰鎮營分汛兵精船隻應就地設處特設監紀會同查扶酌量地方大小配兵額多寡每千兵準以七百充數餘三百之餉備船隻甲械之資務宜先期整頓以聽遣調仍聽監紀按季查報于是上及普陀下及廣東今海大造各鎮營汛地設官監紀之

夏四月以元子監國

甲寅西征留總制守臺灣至是總制以元子長成請術君行
則守之典主與監國從之元子時年十六名克壓號曰監國
世孫淑爭明
敏人望歸焉

六月屯田道鄭時英兼理鹽法

鄭時英駐東石督理粮餉設晉南二知縣聽其督催凡米粟
船料皆升諸內地是年清設沿海臺堡將築靈水寨距東
石二十里泉州門戶也興工有期界內居民恐界嚴難通急
出東石販鹽價騰至一兩二三錢時英因計以沿海鹽
埕一盡歸掘則鹽利盡歸于我月餉可得數萬乃啟設鹽司
二員開行東石商民載鹽官買
官賣私鹽論斬從之孔
而界嚴商販不通爭變

右武衛右協理揚忠掘南北場戰死

豫

檄右武衛楊忠、率兵往浔尾南北場掘鹽堤、將攻陸戒之曰、鹽堤迫近竿致寨、寅夜乘湖進掘、天明下船至夜復然、如此乃為萬全、否則危道也、忠欲邀功、開至深滬舍舟登岸、督掘鹽堤閱兩日夜不就、船竿致將容請泉州大隊候晨發、全四面攻擊、忠殊死禦之、衆寡不敵、身中砲、沒于海、取回其屍兵衆死傷逃亡過半、楊忠轄下多亡命、每入界內侵掠閭其死、皆因莫于毒已

秋七月、築浔尾寨

同安浔尾、與廈門高崎咫尺帶水、癸卯年、清從此過島中、提督啟請築寨、豫防之、鳩夫一夜、而成、同安守將率衆來擊却之、築石城一、土城一、漢紫洒洲城同安入黨、船莫敢窺伺、思明西北藉以無虞云

清中書穪鎮啟請官議和

前後議和不諧今春穪鎮等致書再中和議復啟藩囚謀發
盈庭事歸獨斷既感貴執事之萬鈞更欲得世藩之一諾也
惟誠惟決伏候破示藩諭略曰誠決兩言予定喜納惟以此
意致之貴親王降心相從則何猶豫之有鎮復遣其胞侄穪
理主思明參親王之命啟請遣官備書聞款三事藩令賓客
司傳為察貴書入省書略曰比蒞中書兩啟息兵安民欲尚
馳一介面商尚遣賓客馳報仰候明旨賓客司由同安入泉
赴省沿途府縣近送伏辰撫布各遣官至興化相接至丸康
親王面議海澄及往來之禮賓客司以匡〻海澄議定之後
為彼此公所若親王在閩藩主並行
來往親王回京各設官來往清督
以非出己意力阻其事竟無着落

清北京地大震閱月而止

七月廿八日巳時，都城地震，城垣宮禁、官署民房，崩倒十六萬餘間，官民死傷數萬餘人，同日地震千里，通州三河為甚，京城外地裂，湧出黃黑水，沸人觸而立爛，閏月震方止，八月初三夜流星犯斗，九月再震數日，真千古之奇變也

八月，清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至福州

初施琅為水師提督，縱裁調入京，丁巳冬，清以海澄公黃芳世兼水師提督，及湾腰樹戰敗病死，督撫疏請施琅復任，不允，提鎮江將軍伯王之鼎，以先年任漳浦鎮，能知閩事也，之鼎入閩，屢疏不諳水戰，改調四川提督，乃以萬正色代之，正色泉州晉江人，以投誠銜劄累陞岳州總兵，及湖南平，遂授福建水師提督

征夷將軍江機殺建寧守將劉起龍

江機，漳浦人，甲寅之變，聚兵江右，耿王以為左軍都督，迫耿王歸清，屢遣招降不從，置壘于江西浙閩交界，遣人獻款，以

為征夷將軍鐵鼓錦江楊子與楊一豹同時舉兵至是率衆入閩建寧城守劉廷龍禦之陣傷而死

九月清取東石寨

丁巳春分東石屬武衛隨其措餉戍午春調右武衛攻取海澄委右協理楊忠鎮守一軍糧餉皆取辦焉今春清設兵防界又缺葉靈水寨楊忠恐兵單難守啟請添兵協防乃調右武衛四汛及楊忠同捍埕敗死右武衛漫調出征委左協理施廷前協陳申守之精銳皆挑以行在汛僅疲卒二百餘時有叛卒入泉言東石空虛可取狀願爲導自效于是清鳴集滿漢馬步數千九月廿六平明填濠四面環攻自辰至午炮廷力禦被創陳申戰死衆寡不敵隨潰清兵蜂擁而入兵民多赴海死者清仍築三寨犄角守之時議以楊忠不死東石不至是

調思明州鄉兵

版

時議諒州中團練鄉兵自相守禦。柰溪上潑州民寥寥、僅千許人入籍，以阮熙炎、杜純之、吳桂北八原清守備甲寅來歸，以為角宿營鎮守。同安思明丁已之役，各部失守，吳柑獨歉兵完點，授建威中鎮。以姻親陳槿敗，又值足疾，引嫌辭兵，以其衆歸其手，其宿營吳天祿、未戩授協理五軍，與總兵營廖熙分督州兵。

冬十月，中提督築版尾寨，擊敗清兵

兩軍相持，深溝高壘，閱年餘，互有殺傷。清集滿漢計十萬，武平伯僅督萬餘人，營壘咫尺，指揮自如，清畏之如虎。武平以果堂扼要重地，夜率兵就果堂後坂尾地方再築一寨，次早版築未就，清督撫提鎮將軍歐玉畫率滿漢數萬乘爭鋒銳，甚哉不可當。中後二提督、左右武衛、左虎衛等兵，不滿二千人，賈勇殊死，鬭自午至申，衛擊數壘，中提督戒依寨且戰且家，每次砲發無不披靡，陣斬章京巴石兒等，其餘死傷以數千計，清兵始引回，自是益奪氣，不敢復輕視矣。

十一月後提督定國伯吳淞卒于營

新築地尾寨諸衛鎮視爲畏途獨吳伯毅然請自守之清築壘環攻砲日夜不絕綵吳伯處之晏然前月初九之戰身被傷後染病不以爲意至是天雨新築壘牆多壞伯揮左右避之自據胡床雨中初八二更牆塌壓死屍盈思明藩親臨哭甚哀掌陸之分提其轄下五鎮餘衆以其女子吳天駟爲建威右鎮統之

清封荷蘭國王請夾攻船

初紅毛失臺灣每思恢復癸卯年清督李率泰遣人招諭許以先平兩島後取臺灣還之紅毛喜自備夾船糧蔬助戰乞廈門互市率泰慮有後患不許仍令其數年一貢戊午破海澄清督姚請照前年借紅毛合攻事例乃遣泉委知府劉仔加通做同通事林奇逢黃鑰等賫勅至荷蘭國封王並請夾攻船會攻

十二月、遣右武衛林陞、督舟師北上、

清督撫議大舉攻廈門海澄福州、備造戰船四百餘隻、又題請江浙船各一百隻、撥潮州碣石船百餘隻、克期水陸協攻、乃調大武官歷年叅犯松船及洋艘艍船、配兵北上、以右武衛林陞為總督、左虎衛江勝、樓船左鎮朱天貴為左右副總督、率諸軍禦之、臨行犒賚各將士有差、

縱陳汝器北歸、

清故漳南道陳啟泰之子也、丁巳見汝器將入漳、遷其父骸回京、為東石守將所獲、羈于臺灣、至是以爲金來贖、縱其回、

監督鄭承隆逃歸清、

初、被海澄俘滿漢將、皆授監督監營有差、未幾、滿將觀赫等謀逃、被獲、隨遣諸俘于臺灣、僅留劉安、田晉如、馬虎、李時春

黄九榮飛承龍荊承陰等在思明，於禹虎李時春逃歸孟安
田香五，皆操兵守之。荊承陰，原段提督玄營，以處樂之死，怨
株累其妻子在泉州，王思明意圖大用，遂年馱望，至是棄妻
子。今黃九榮逃歸清

戊子年清移書國姓謂宜釋兵全拳國姓漢書同戚中兩大
惟君與親春秋所為大看綱也不孝才殊何故效伍氏乃辱
賜畫數以忠不能臺孝不能全是請不孝必居一于比也收
不撼心自媿然則忘與孝何居豈辦結著為忠袖手著為孝
乎台堂生長中葉豈忘淪入覓執經來江楚諸地衣冠漢見
既入閩中又獨不聞兩粵反正佟李義撤元元皆已變夏卯
此亦當時忠不能全之人哉台臺何以數之
事作年魯王閣部熊汝霖與建國公鄭彩奉曾王征福州四
方署惑軍舉大振遠近皆就泅翔請刊起兵鄭彩忌而殺之
并曆其家裏師閩之辭體料漫信談扶叔義將陳士奇由是
人心解散鞍運不通魯王不浮已與杉再迎中左民而福臣
張皆堂定而庚須名振寺奉魯王進駐舟山々々漫陷于清
魯宮恭自焚肯堂死之名振乃奉魯王南衣謀取海壇駐傾
名振奉書來勤大將軍國姓會師返駕魯王亦與大將軍書
別秉與慈蓋予與公宗盟也平居則歌行蒼之章際國難類
又與當賊脊今之什矣過閩罪辟震聾此枉南天是邱今日然

今力答不貝于恤其望是問丙失會社穿
里淺書云胃福定漢死損傷朝利冠寔也
中藩曰手朱興知風浙所今付于全式鉎
賜過天宗從戎不執海慮舟托定力憑劑
土蒙不于從四各若阮勢次望川注系敢
分思悔維事此倘先宗卑泰繫孤瀕觀扶
龐文禍域捷于師發踏力川東城予于漢
疆皇國价楚訛濟興南務去南援同德李
場帝難人之越比其必未公山紀二家勢
之學頻維從洗多合且便僅宕遂三昧興
重德仍藩惟浙難邦轉固隔水至勛殞應
息假忠含期土幸執寵敗帝營淪鎮年何
羅秉良公淚之曼若閒為水尚陷血猶以
莫我接其奔脛發分海功非多病戕越漢
二之鍾雖浮夙接枕在時特忠思經尺過
便擬向屬撫筆船公公伯晉義淌則上岂
當形閒恨岂閒指謂不助鄭故亂方未恨
優屬託公曰疆擇切無予為問每奏派予
又藉無坐乇以勛木唇于依閣不復近一
于之一國難匏鎮尺豈公亦退歎于渡人
門分濟之建石戎同之定且會生吳以手
誓又其國侯俘會惠虜有共帀又食逆顯
師蒙才姓詩予獵相與學和死念莊奴宗

挚撰迅捍服械革奠京陝但以旋預猶從九伯未成是用枕
戈注血練士侯時數年以秉斜合精鋭暇魚以整勇而有方
自夏及令不解甲者半哉巌首虜數千擒戰馬千餘當揭旆
于吳會非凝國于舊宗靈祖宗之深恥盡力命之本懷業有
期矣怨閑滿洲失宗奎黔猶還椎胞拊心奔赴無及正擬發
信湖洞恭問起居遣賠國書魚損陰毗捧拜自天指躬無地
其敵不術揭股肱率屬將式元戎鋭旅次第進發衆長風而
剪鰊親杖一劍而迮旬合必使王座移而更奠金亂缺而漫
完是其報効本朝之戰分也即某所以報効國主之戒分也
敵曰能布李郭之紫族戕無恭照寧之敵逐命水師左右慎
往會名振受調度浸命前兵科給事中葡亭徐孚遠偕至魯
王行宮由就以永曆皇上現正位粤西宜去監國之號魯王
優書叙所以勉從豎國之意國姓乃使奉近居之金門名振
阮駿等皆以兵未歸
修已年清部院劉清泰奉旨議撫清泰書臥從來大夫衆事
必使功業有所壞則必無所累而後奮發一法以永白于天

下令尊公身依日月之像令祖母年遇案論之景旻思海上
有事以來胃貴者何兆之全代全炭普何方之青亟足下共
椎之姿忠孝之性宜廿一時之保強而胃青史之識咫尺之
漂搖而釀赤族之患也武如惧投戈為狱注何坊擁護其子
弟以歸倘疑赴闕為畏途何坊請命于案土而宗不倭以半
生忠朴久見諒于聖明皆將為是下一：剝心以呼顯者時
國姓必欲令清朝劉闕淅粵三省之地以相界然汝從清奈
漫遣書同令天下中穴帖然十戴郎如足下身霸海向猶欸
招保之以大紀之芬鎮叭臣服之帳國維正之財賊而
輕議之且從無此霸第敢無此未壽也由是議未決清泰
又遺書定公達同不侯亦大兵遑集熊程入閒意欲早定
海上之事早聖明之命秉早結是下一門兄弟父子忠孝
之局耳前固兄卷光生以報之便先以一函附違令徑字
：通家胥內之言亦字：家日時勢之言也不意令既昧
進止又淡淦參蓋隔子之瘴原不可使聞于君父向花磨之
說豈可以執論于尋常足下身經軍旅之遠日極興比之變

若伏职非于俊就孛如矣兄能難倫党如
漫黃幸男措傑義覥戒惟前唄邀決而此
然久足子置之不于自是比刻為陷諭大
澂見下披永事使不不足之待固之之來
笑諒鑿遞安也與若能下調者山悕霧必
是于栽肝之足足于掉于繇倘之况身伏
委當以膳訧下下今臂令與進兵觧島老
綸通決之几寸文中而佳不廻察赴外戒
綍漁行𡿺可此通揺為以佞以力浩氾乃
于竿止亦玉日之：狐參淺動于蕩非特
草樵鴻何戒之始未注差此旱津周英判
齊斧達以必天郎定若之之策濱至挺心
矣尚漫施謁時數晴共雁挽之南之結相
至弗書而綿人業戒不派回既至意采告
于克曰目力事之力戒而俱負之亦之幸
舍貞不對倘諒於税又同付固師文揚坐
住荷佞見一籌矣以安風之以立書回呼
青况積神言之泛同能而東激馬所首令
年軒歲于之久乘縣袖之流壁于未京住
壯晃沉湛不且秉戒手塢而明泉戴英與
志之疴：應確運獨而業不之界從終部
頗宗經之不矣氣光付攄可慙有事是落
足耶年下但至眷以之事問令不斤天族

有為君父命重圖敢不遵弟以數十萬之眾仰給一府安頃
不易敢散堪受彼時隕逃答將誰任又體統革宜之間舊例
新兜不無有碍用是遑退以為新朝雖定開誠布公而于推
心置腹似有未然其未能拜揚成命出自眞衆且挨之事勢
亦不得不前者老公祖其別有以教之否　是年安西王李
定國遣使來請會師興大將軍國姓書同從來天生憂僚必
興其時之可為具可為之資老必浼其勢之可藉當今之世
之二者惟公有為愾此三百年深仁孚潛臣夫臣婦冀不子
若孫以承之生其犢典奇而則勳之勝止于萬式圖未闡以
臣民而上侔天祚者言及斯遇終綱目千鉞百年間所不數
數見也夫思重則報稱必宏寵陰到休感愈切艱茲國爽姿
娛猶傷閫定之竟血戈人心父老方仰漢官之售吾知公厥
衆必有大不自安者枕戈待旦此其時手不穀慚以簿村琛
膺鉅任成命付以討禹簡書戴其尊征所得與四方熱鎮通
慨糾合者天手之豐已客咸西舉誅迹奸之孔費衛陽忌敬
謹之真劇樂凡年腥渴以來為朝廷彭捷伐者便茲兩彼然

今皇恩運庇孚攻取固未敢謂其謀之允臧要亦見敦之無
難謀威耳旅以懷志兩薦來南對許曹擬長驅建業不容肘
服無疑况其局力自不可與桂林湖南同日以語又何悍而
不英剃削棘績通內通也乳用以孟更溥端識國其殘蘇受
彼爾案前畢之成要城甘巾烟之遣黑以霖兩環江致我攻
戰火窮時日調飢方怨兩水師義旅同口倫揚謂公青茬黃
龍如恨如餘時一須處而至甫臚殊寒于橘遺敵只今在湖
惠之閒不教聞之不覺望洋起舞知公時昔之愁期若有俟
不毅令惡之必還誠有待也緣北一鴻敬邀并篤公試念居
德孔學父恨深長則五羊亦海狩覲揚帆乎壁長城中心是
既否則中興告成京觀紀勝而雲臺香家國姓不與其何以
仰殊春而慰此可為之時勢乎千日望之國姓浮嘉注殺
師並上諸將戰勛于行在 八月乎公遣人李德周繼
武清使實謂至議和國姓欲因和以休士親賞推許之因
遺清泰言敦十萬之農按甲待抑議可挾而腹不猶欲就
各郎踪猶宜措徇以濟兵猶清泰復書司所言取鈞一事不

俟亦効一涔烏今日聯吳姓于同舟化家國為骨幽則地方
者各有閭一條之地方人矢者各有聯屬之人民也留浮一人
民他日多一數蒸留浮一地方他日多一生聚況台堂于業
拌婣支之間吏須調獲北又不待不使辭之軍矣國姓逆遣
官于興泉津諸屬邑及陥州之長樂湖州之餞丕微派根飽
清恭密諭諸城守良兵不出　平公恐其子不受詔為書与
弟定公使勘之定公漠書罢同新春速接兄札并投吉諭云
原疰地方不必兼京中係侯伯今再加敘但弟以十餘截足
疾日深日甚熱名之念久欣況受本朗羅遇官居上罪義無
背舊恩而貪新崇總之靜處向汐樂天養病興地方相安而
已爵禄一節弟斷不敢受非不能受至大侄一事弟在白汐
渠在中左搁去既遠熏渠行飾所居靡定桐見尤罕此晉合
兄書到弟郎扶病艤舟柁力言敎侄云大義滅親籌之早而
計之決矣彼索不聽合兄之言豈肯聽弟之言予　是年凋
名垠與民旐寧舟師北上入崇明四方響應奪清舟及來舞
着至五百餘艘遣親隨嘗碩忠赴天漢奔根運百餘艘名根

登金山寺望北祭崇禎先帝哀慟三軍清浮淚江龍載其歸
舟名艰發不浮兜力戰而出失舟無莽及張和國姓以不使
苛師遠征遣使名還義師不啟南來多引去浚名搌渡上言
碩浮精銳數千衆風再上以張軍貞使不敵輕視則和議可
成如其不成而我引師再上入長江鴉其心腰彼必無暇南
牧從之者王李定國遣使來約婚姻又遣書促進師國姓訂
以冬初向下十月命稱明侯楊察怨晉南讼入粤會晉王以
廣州閩安侯周瑞憚不敢進于是西師大败退入稽州瑞寺
班師國姓大懸欲忻斌諸將為請杖八十掌其戚來然行在
詔會師再衆晉王寧宜國澷奔書回衆者高凉遣侯桎目惠
風為不知期禎成睽阻許大機宜徒深悵望駐朝寧澷通容
扎乃于秋矣沼害興岳所荷遠貽僅：浮之海上傳閩求其
並魏連橋再續五羊之役弗可浮已今春楚粵粤商合師狂
還將啟震我行鐵進時直援舫角落：難吠同計聖驛未寧
郎空兩粤以長驅弟賂乾师及列安龍殉踏遠通撤心先爭
迎蚕君手因有同心也三月陛見天語錞踩廷議於衆久符

宸鑒郎日六飛亂駕以四月如浜一時廣宣聖澤壬鵑皇輿
潛擢依光鬨抓改步三百年興感入懷于斯一撫而商築軌
斷燦然紀網社杖豐長無肩竟下矣雅念聖思廣大賞裕遁
涯如不敎眷不餅其長年之徒齊且酬其一日之塞負甚而
杜衛薄績冊以丹書頒此非常益增株反公將何以為報塞
訓手然嘉獻茂代頻遣翔述奚頃銳舌雅東事斬車之謳潮
惠資奏之勲是同不宮已于對揚眷上每召問封辭久之周
特專勒遙預奧公于吧尺天猶枕戈靡擲瓜宸居舉定捷伐
丞申拜貳命以將天處分課七篤先內安而即外犢時勢維
貳公其整航餉旅布號宣威待戎于長洋把膺擊損論心一
憤風纂不亦快戎閩粵山海崇輿忠義雲為所特以堅厭謀
而慰所望眷值茲人鯉頹得傳告勿悍用蒼大將軍國姓漫
書曰客底邁便遙乘同仇同艳之訂甚符風心用是款干毅
胄大集接艘方刻程朗而敵員李景漫以台命至展讀弁四
知殿下內急居父之覺外切仇譽之痛不佞恨不能狂帆佚
恩直掃珠江同埠啟玉以迎衆與詎意船師未到而大師兇

已班同數日有賁部宜兵自粵來投著細訊其故蓋以矯兵
致拄勝負兵家之賞不足深處但敵船逕逼既不能先期會
師又不能奮國漢援依醜函長騁寔與有罪爲已將水陸各
將寓定功罷乃知依遠不進着闗安戾閘瑞已重行綢貢章
戰閑佳乃念其有功不然已正法矣尚有貴水師江都督孫
泊大鵬甚非久訣不使現遣特員令其衆堇祇驚待殿下捷
音重李同我身師齊發甚爲而使有時服氣在ゝ而忽所特
血性男子堅乃心勝不使于容冬十二月一鼓而下漳泉興
各郎邑函未手莫撫兒無敢逆我類行春茲已華集滿漢悉
其精鋭傾國而柔後移援粵而簡之師以天下全力而來收
我主祀不使株爲屬兵静以破之ゝ有餘此一戰也南力
既枯必一敗而不可收不雖江南壁在吾目中天下天
發亦約畧可當此不使所可自信令援廣之精即已悉來
閱則學東勢必空處衆機襲取正呼也殿下章鋭師入粵
戎來早城或取高留庶定有摧祜打之勢此迅驅破竹
共抵金陵衆背象助深所視也
十一月鳥金廿子至泉州

遺書招撫回予令栃勒章京同鄭學士見爾林鄭將軍諜議
翁非恨發誓云我等無有二心原有歸誠之意惟給發信罪
兒宥往罪等語闖之正合于懷不勝欣悅予恩信札不雖札
有可免之例業戴前諭令當重爲中明一品官祖天淺河國
極投降既全其生且加禮羅釋同漫叛抗鑾主上控滾圓闖
三年又勢退投誠仍如寬宥若兄君衆梁荊保全皆作朝廷
大臣此爭公盖闖之立省經畧辨臣洪承時當日卑兵十三
萬松山杏山數次抗致一戰盡破輔臣自被陳痿蒙朝廷寬
宥全生猶越次雅用此事公孟見之若諭二人之罪天下天
罪孰過于此惟主上扇養體承天地之通故如比也公之懲
尤較比二入有所迎異而凍眾之役與闖省文武意不相投
語害千有所致再敢則如比予嘗思之公罪不太若是投誠
自益嘉慰皇上有何所不容尚念及爾比等爭卿公勿疑爲
若卽蕪髮投誠于必保奏免爾諸罪只爲公不勞大兵以精
封疆予浙以爲公力保也惟欲招撫保全故每〻綫師轉服
予實係沿又體如上意乃發信札瓜公當勿疑國姓依遵咨

之丙申年清台州寧波鎮將尉僧張鴻德來降各于向金五
千兩備衣玉帛各下閭母妻各向金五百兩珠冠霞帔各一
浙江提督田雄与尉閭書同比不相見數耳于蔵閭麾下風
波勞若可勝懷念夫智着不背時而業利勇士不怯死以瘋
名每誦斯諳未嘗不而麾下情之麾下之本于翻分符畀土
恩甚涯也乃以小不忍鄉翮然路海今海更敎戴中外遠迹
証不知當日之事出自岳抑哉致我賢才外貴敵國人来嘗
不痛恨于迂儒尙士也然則麾下于本朝本無厚怨于海上
亦無厚德避一時之難矢千哉之攻傷慈毋之心墮先入之
教不大爲智男惜乎且慶下托跡海上非恩義素洽也不遇
姑藉勇畧勝則首當其錢而利歸于彼不勝則罰隨其溲而
害及于不况徒議衆舟中萬合島工小則疑忌大則弁魚恐
麼下以不貲之負慶花疑之祀東海雖大阿以自容今雲貴
與中原接議王節南指可望歸誠封以義王賜弟京邑近日
樓部報提有李定國向文遂迯寵貴州四川両路大兵已遇
鉄索橋七墨閩廣西路大兵已過雲南隘口救敗賊衆之旨

亦為深巾揃以下祚柳稚就嵩而陰課刈
不主用杖滑智之躭且瞶之提咒阻河普
尖持賧同海勇扶與更以分耆冤孫濱天
為同然念上甘勇身見百歸已則李之率
海哲祛徒徽蹈合臨罷又父清皇之人土
澄撫持衆人危屬不任共母烟天衆捧畫
剝按令如執氏圖測身相之若脊多王入
符醮其此之此之窮名保那斯我其以啟
而錯食着皆生舟弄浣公網變大势塞圍
封位書多屬輩師波泰掌廷下清莫孟而
廿上遁揔迫日必濤功土寬閱斷下津數
：高意不齊底殲而業皇洪西非于多以
勿奏聆能身降藏與克天哲蒙哥海見臣
絕請惴眈髮蹟不革乾寔撫傑常上其：
昔綸然離櫝不庭木慰闢力洞測哉不之
齊收率陷愚能而同老斯任竭識然知波
桓上愬寀寔忐浣觴親詒生今海塗量濤
忐可秉重可情巳哉之匪輩支上風也將
射比驟念矜于麾今心但又不平而夫畋
鈞侑生壓愉在下朝僕捐有此日歸以長
之莪輩不巳右何廷于棄一時恃誠儴棼
恥玉當労赦也忠徽孫泆日明以壓貴憩
晋下力杏而遠自天之愁之去為境之所

文恐斬袂之鑒屆ミ諸侯猶尚如此冗我聖朝務達大度肯
於他一人而失褒傑豪義之心耶今以歸朝則如此蹈海則
如彼宗奇之境利害判然幸力淺道疑自錯機食負生華一
番若口也信谷可数平不見每念差親董以中國父母之身
居吾犬羊必有壽ミ悅禎侍時而動之志弟向叫王處未嘗
不時ミ在意中亦每向忠義豪傑稼為揄指以留其他須梧
数言悉皆願倒判隊妹為他悅此武周比來不相閑問以再
目所呼故為締說以通其意邪弟廿荷國朝學恩暫居清庭
以圖報虛故其為清官時業之愛民浮報最而至于台計秉
便以歸正當日之米有何居抑而避難于一時哉夫弟雖不
称智貫正為不貴之身名可惜不廿與草木同發孝浮一
賞以無貞先乙耳乃老ミ豐樂又以歸正為墮先人之能事
清為引名之泰豈諸公親乞人泉無衣道請公之自名胥為
異魏不謂諸公定思本劍而登枝忠本為悖戾之詣一王行
也之諸不足賊弟有傾心相吉黃國朝深仁字澤理心中興
度其時勢圖識妖淺大事新在于今武藩主本設程百萬之

師收淺東內兵威畏慧諸親臺素所心術當求侍喃然公師
共歸則乎上之態學從其淺古汸大漸墨沈而淡例七兌以
迭一斯如坫於不邊則名定而急弟數有一日之惟木出龍
用全也帝未杜朴踐之以右義閩切敗所子遷肝竭之要非
從勝口說以相激昂罪罕壁綜之
已芰乎國跋擢師至貴陰移織川亦務以伏姿框經人汚示
閣忙綜永跡迴笑名前鋼駝花兩几伯之剖咻堪悲白馬秋
風諧陵之松栢安在文曰故老進奈談悄寇以遠緊思浪空
樊丹心帷陽火之弥新望雲覺而奧戀奇落恭承明話耗東
乙戎蘭禮甲肖指吳會以禱旌警翔樓船望燕雲而飛徽于
補蔵日直通來石之潮錢領檳沃峚尊天聖之陰誓當將拚
團陵惠絕轉騎于句北行脩迎遂臺路先收敗將于衆內六
月興師散云遊利十平養銳正款乘時乃我開化設非佐命
跋悅左祖宜肴光饒兵、、時塘兵截薨城內皆急章奔內有
馬晉賓樵兵不故其意臣測等諳大將梁國姓全勝與晉賓
知之求我劍新數讀計期元難因姓姓御舟能冥淵朔定遣

官来見綫和命網收往報也已而送同入京議不米時浙江
提哲罰棚遺志措伯陳禪書到側闕觀箭貧不世之求組望
清之迷君能勉迷沙其為々虞堂是道哉惜也花芝風淀謟
危復陕愛人壽欲無後自故此不倭族及語為高明祀號者
也今朝延布冤大之諾成中多悔過之門家傑知機正在亍
日若曰入各有志来可強眾態天持人事堂容浸識毋瑜溪
然之負倒姜季之自件全王之力血七兵一集為駕魚滿邮
如去嵗爭山之況抬亦甚矣君京力八洲未嘗不黄佈一時
其如天意有歸徒岢河莖白門一戰亟柒江流堂速言旋有
毛同陥不惟兵戒乞撿需逃從花流革木光詳猩反心丹淘
尘翦山又持自為瓜佇事務必矣可不湯然絢慮式今鄭浉
泥已已撫恭使現在雲間若需波已之猹鼓茂序上之微枕
惜然来歸有光虞余與延必被陰于破极撫按請重必切于
篤揭諸有所求悉隱尊據身名俱痰子猿遨策孰与廣猜忌
之只為孤注之憂悯去何當萬：啟相浸肯回親箱料千主
之帯客寸今日之勤紛在附履第亦或為之欣系不佞窮為

伲惜着米以春秋之大義也無望熟前午日同心來時交正
何期時頃使莅恩以均登之言咪不依孫博浩噗合夏不依
仰承為汴須結發之楚粘繞懷忠之義說正任進肸忍位旋
師孟以前驅務述群力赤希致封承方玲于京以而渕洪尚
開于石獨道〻勝魚敢暑相當寧乏數鈛令不依駐扎舟山
恰進楷挖欲江學捧抑忄抗弋礪刃以畫責任所當馬若關
中實閘一聽潘主不安不敘摸至店使注迫敘羊非手之遺
凤今非共比惟有漢不外交之戌已乎濟將求割剌領兵
征履門也于濟尾不衣進國姓遣使遣總督李率泰并達隸
以歸人驕衣郭制割皆受之
辛且年國姓取坐湾悦曰界部王成曰安平鎮設府一曰承
天府縣二曰天興萬年
壬寅年平臣以大將求熟德日盈助進住號提督馬信率諸
鎮又滿洲上新尼馬剂及紅夫尚朝台丁寺各具敘紛登大
住大將軍不許犀臣投圓請乃令扶漢中王故事以渕佚十
月收作已向議乇幣部化之墜府丞鎮祁啟同自古帝王登

大賓之後方議郊天今登進濡料郊禮之主似當徐測之旨
歎坐卜敬天一念命乎前議初乃與衆議謂尚旨所戒湯始
自是時尚未為王曾以玄武告于皇天后上而中興如光武
亦有進位告天之文禮以義起畢以時遍做古告天之典亦
禮之乞協眷今旨謂郊祀檢典倘一時奏使輕舉僕另日可
也國姓祖後總督鄭氏泰急欲議和遣降人持書往拉親王
津州伏銀世子於以在家制之中不與遺其中軍首等持
約議亦事注報執意一一數從遂以議狀奏問清朝竟不許